

童年

中学生必读中外文学名著
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苏联】高尔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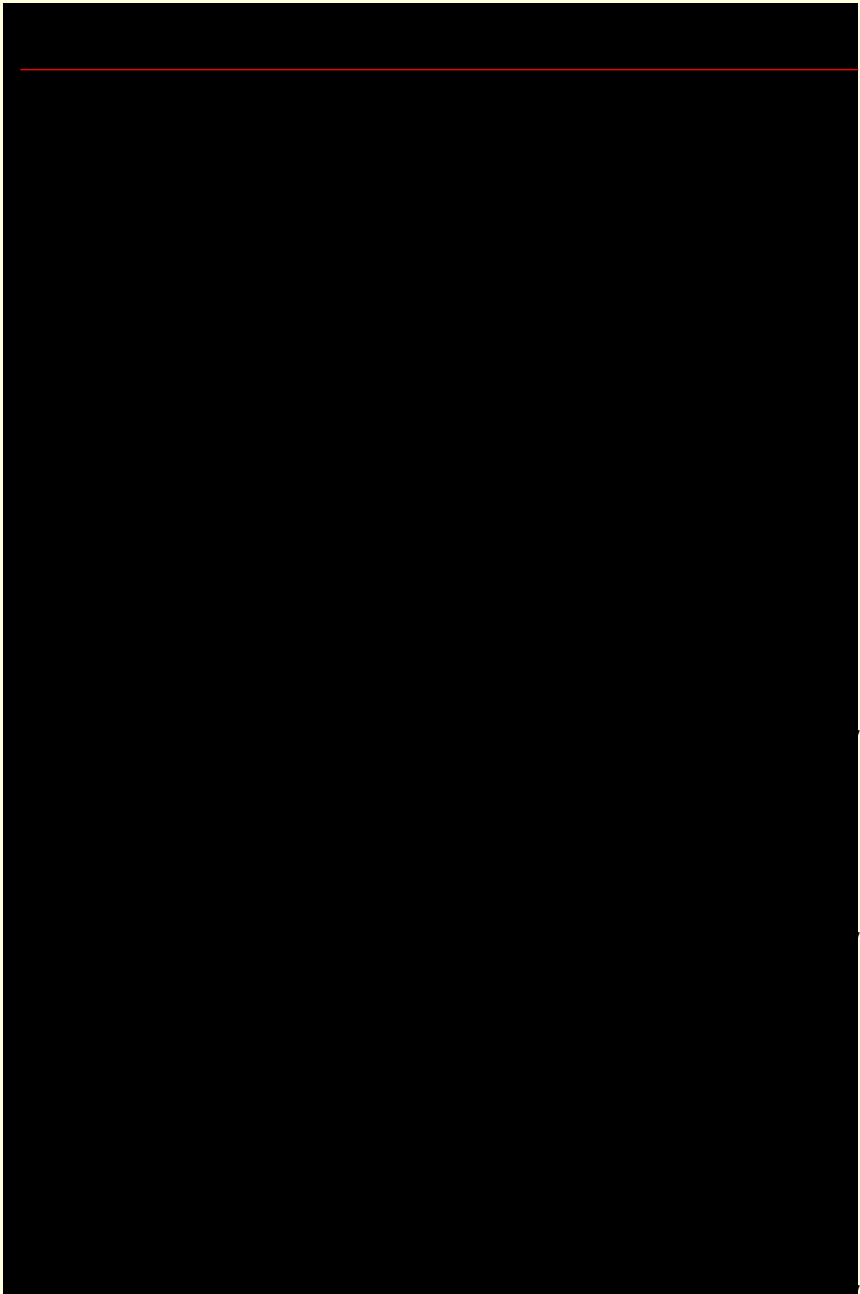
中学生必读中外文学名著
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童年

【苏联】高尔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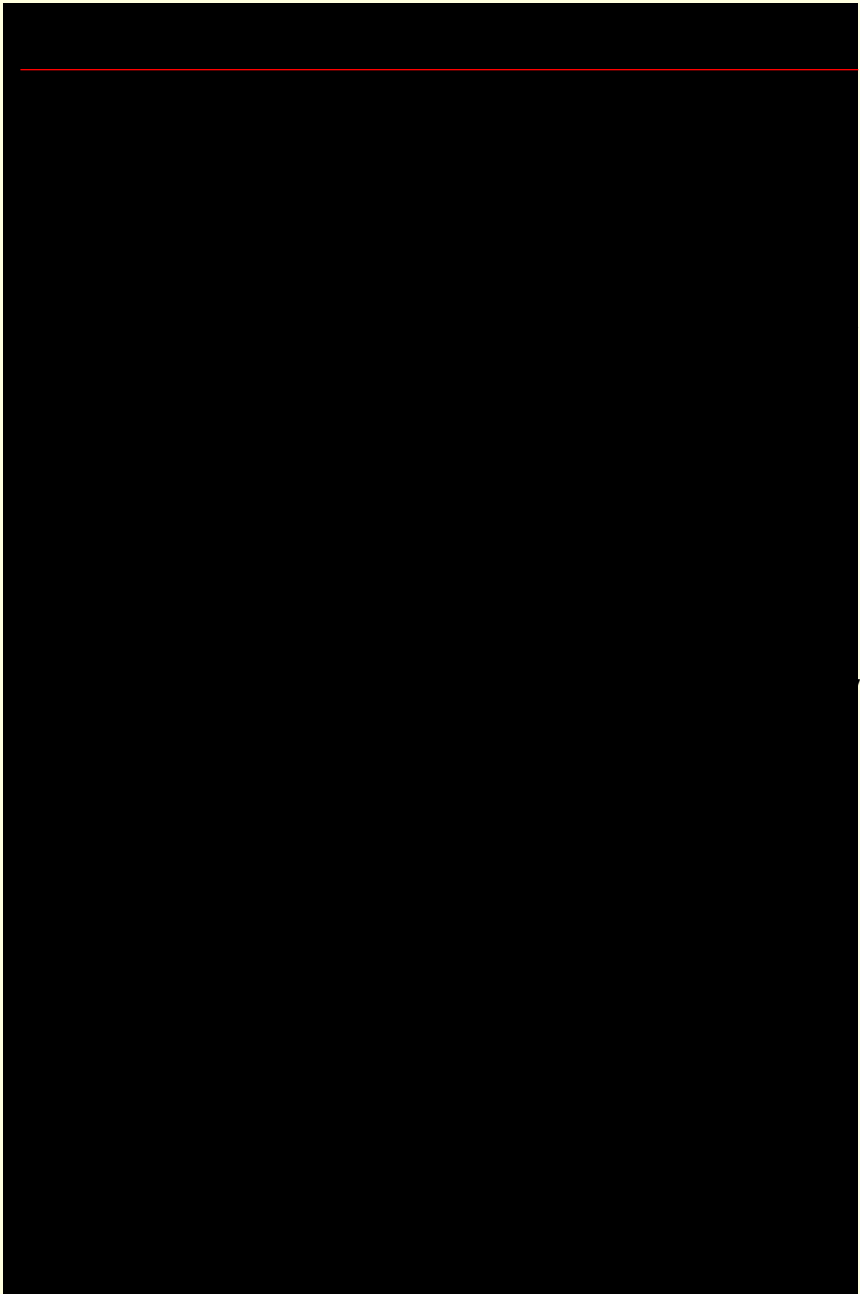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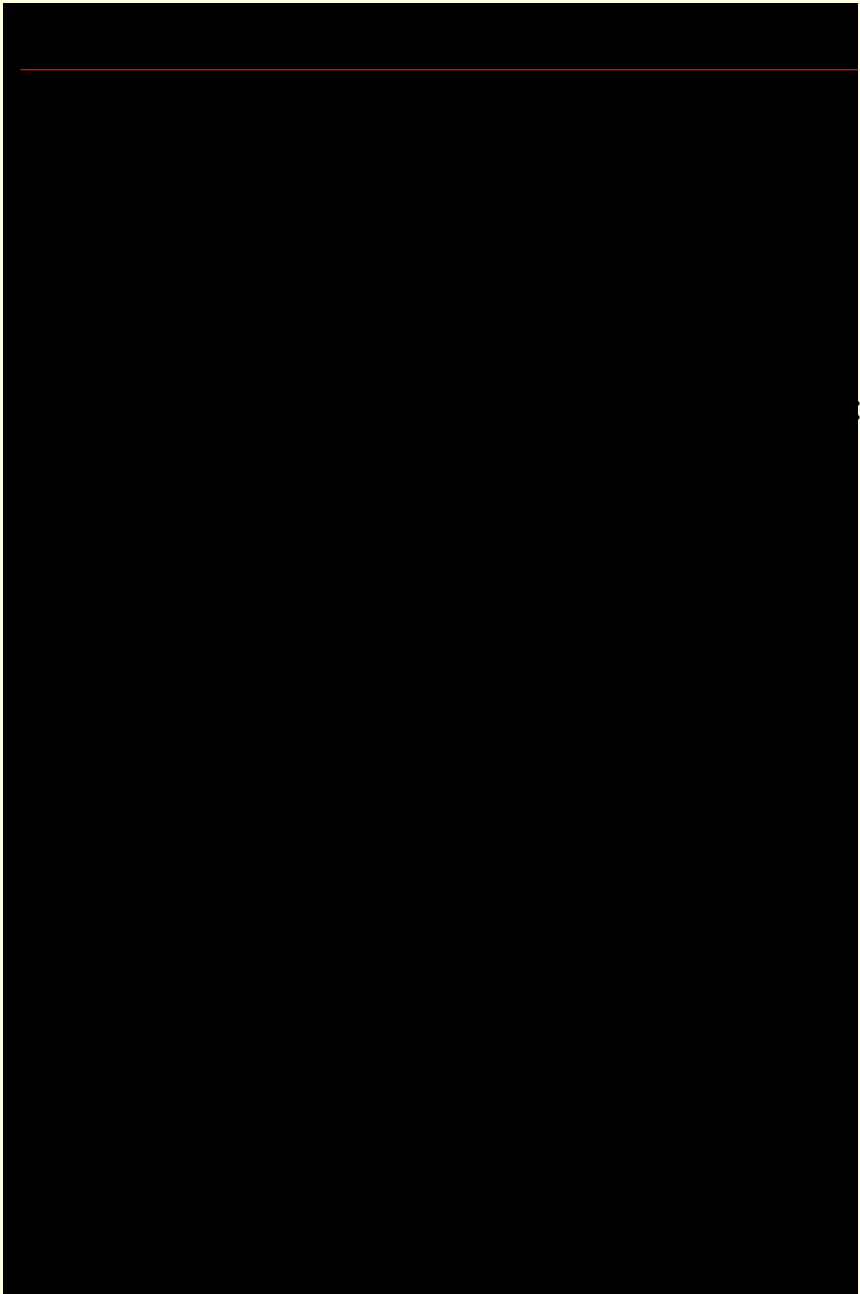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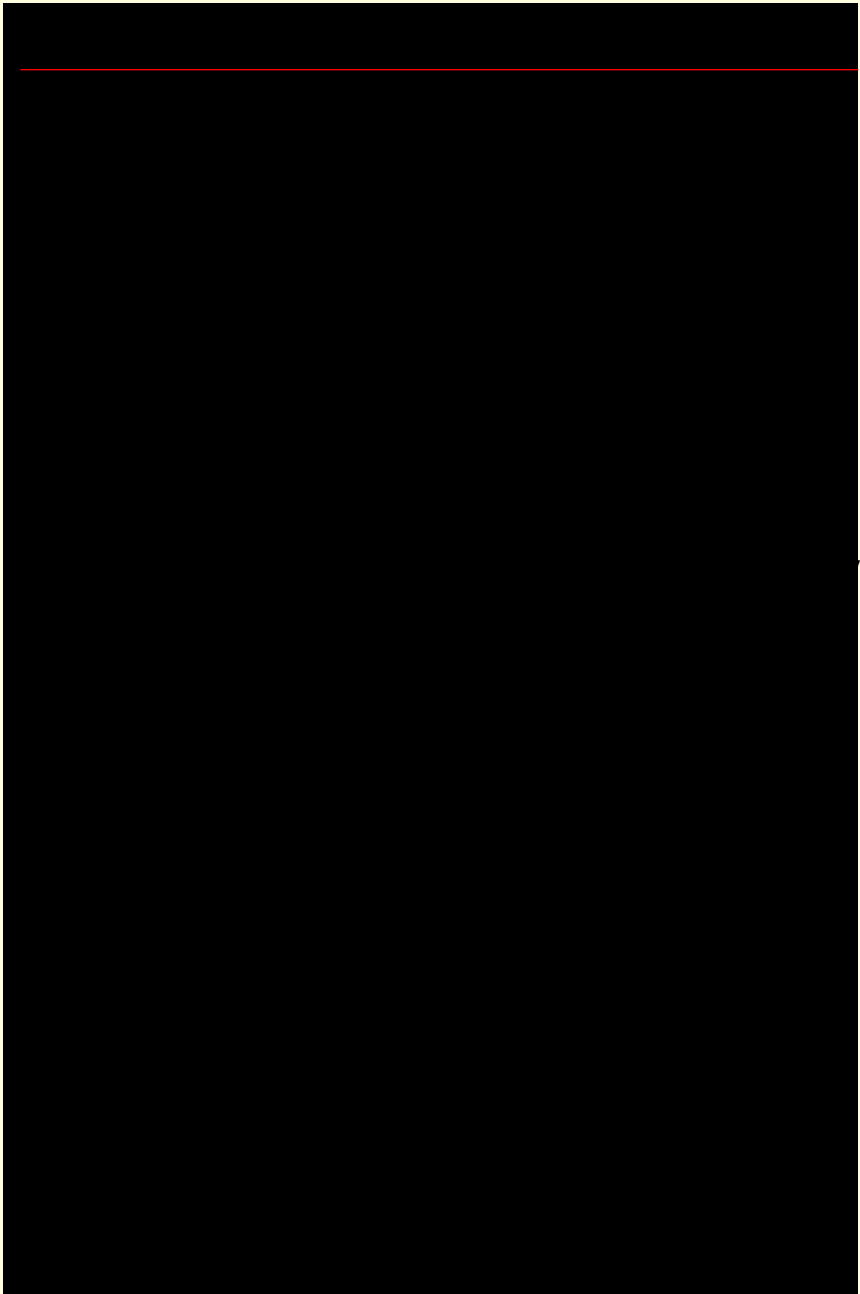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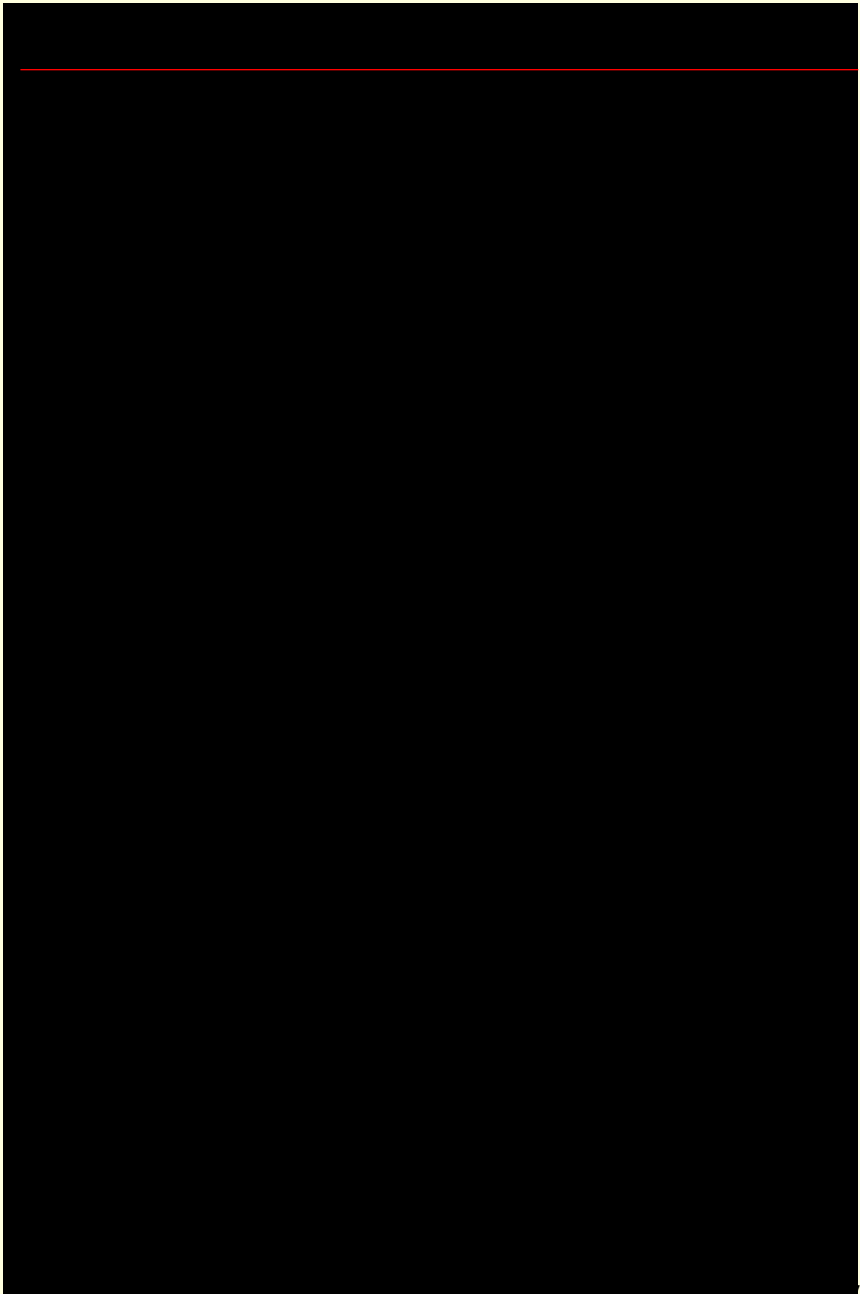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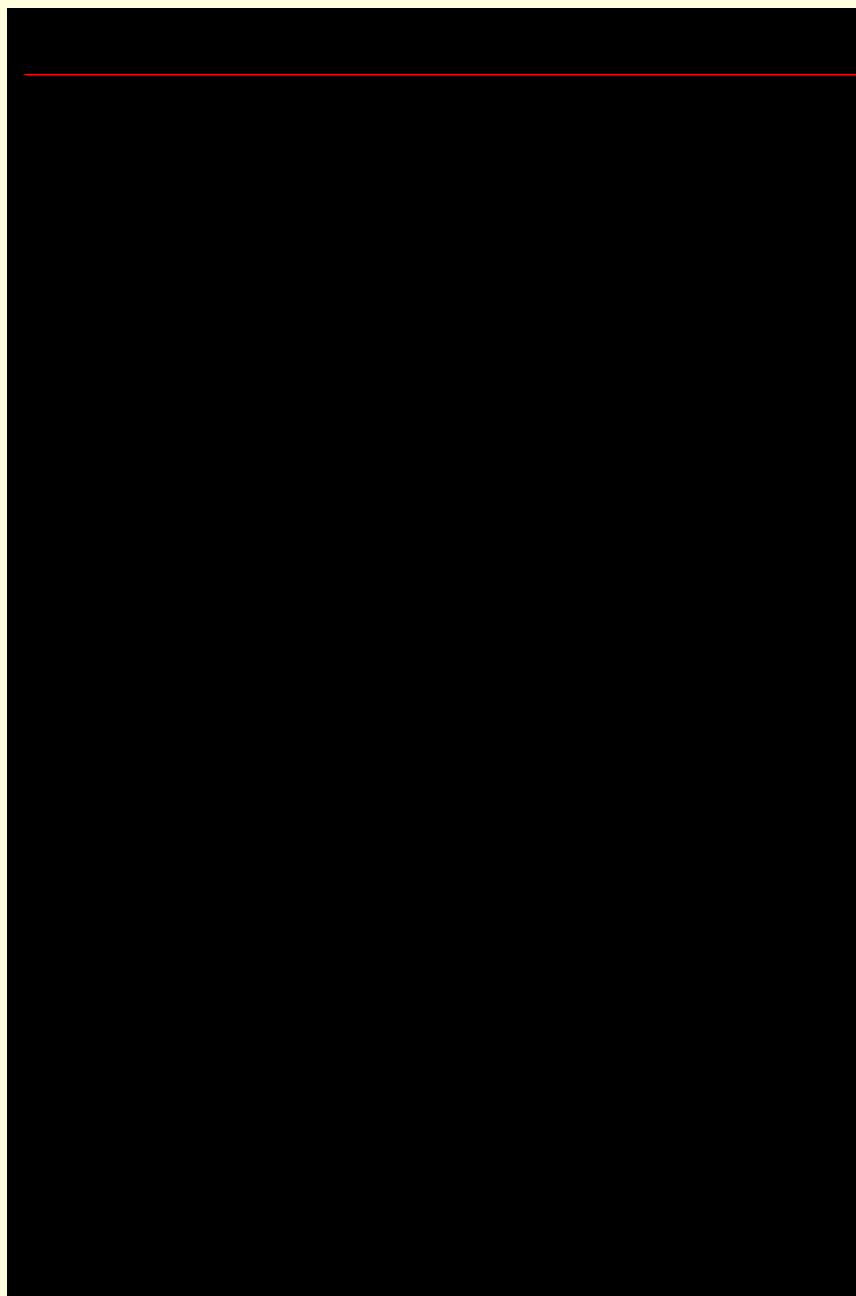












雅可夫如果是一条狗，
他就要从早到晚叫个不停。
嗷嗷，我闷啊！
嗷嗷，我愁！

一个尼姑沿街走；

一只老鸦墙上立。

嗷嗷，我闷啊！

蚰蚰儿在墙缝里叫，

蟑螂嫌它吵得慌。

嗷嗷，我闷啊！

一个乞丐晒着裹脚布，

又一个乞丐跑来偷！

嗷嗷，我闷啊！

嗷嗷，我闷啊！

哎嗨！

舍不得我这对破草鞋呀，
否则我早就远走高飞喽，
丢下我的老婆

舍不得我这对破草鞋呀，
否则我早就远走高飞喽，
丢下我的老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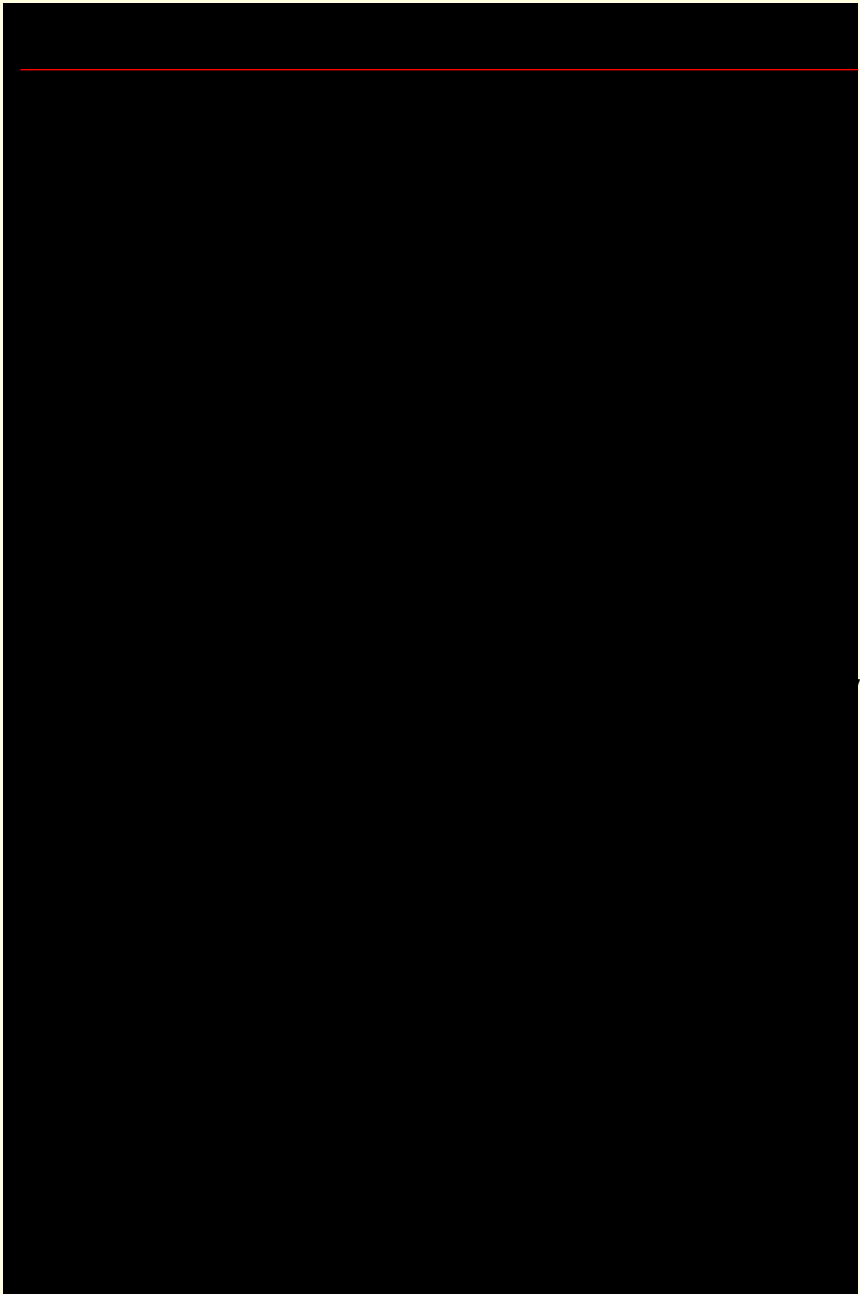
丟下我的孩子。

周一到周六啊，
姑娘织花边儿。
累得要死人哟，
只剩半口气儿。

周日的午祷才完毕，
一直舞到夜半时。
她最后才回那家门，
可异良宵苦短又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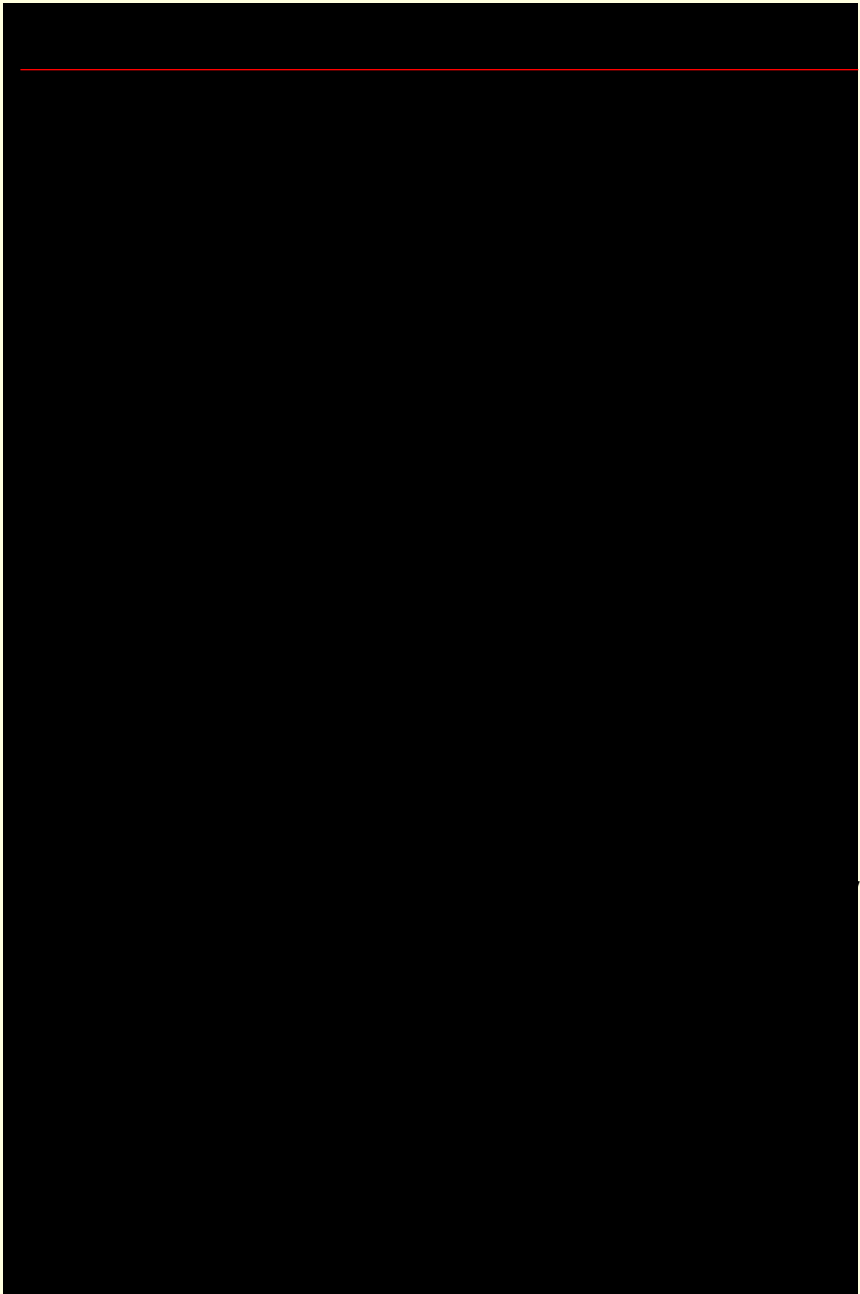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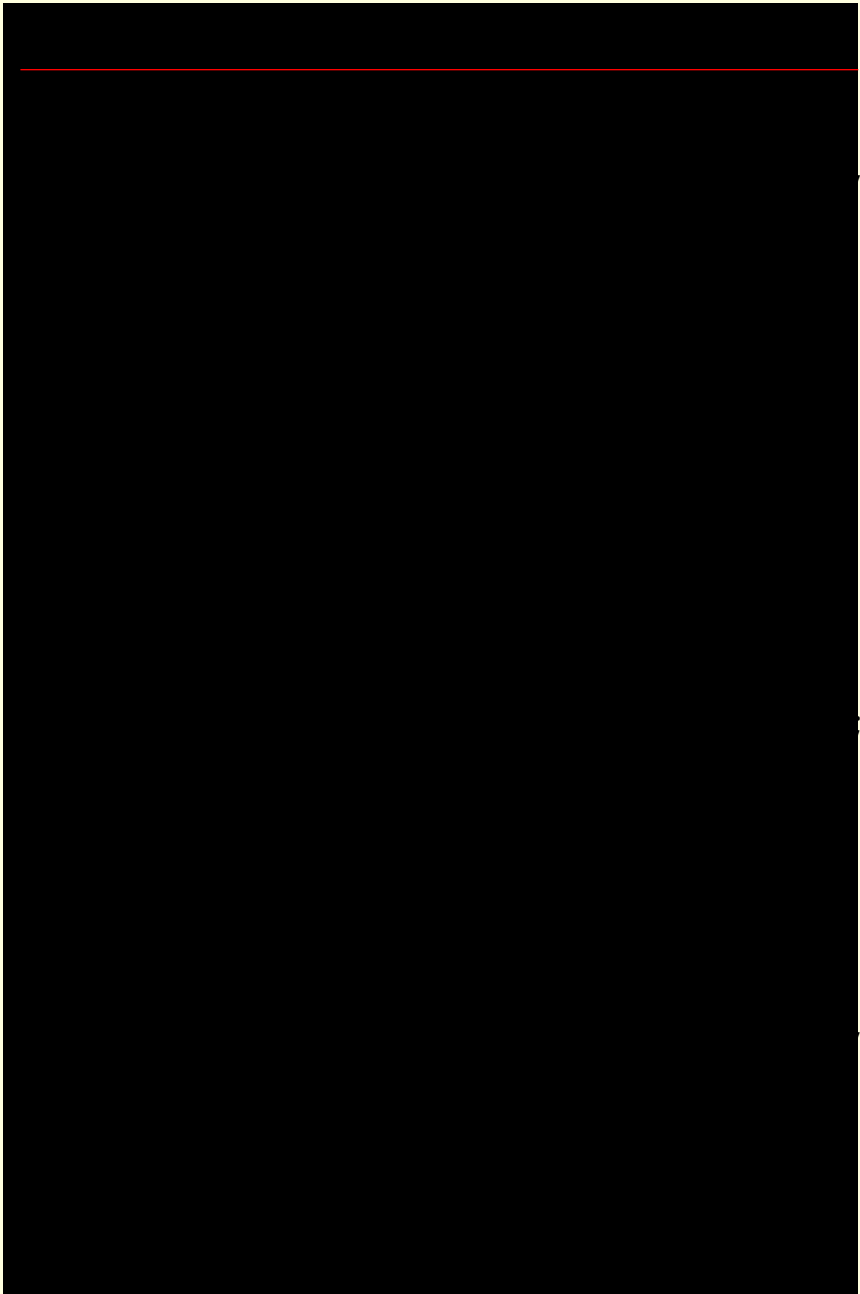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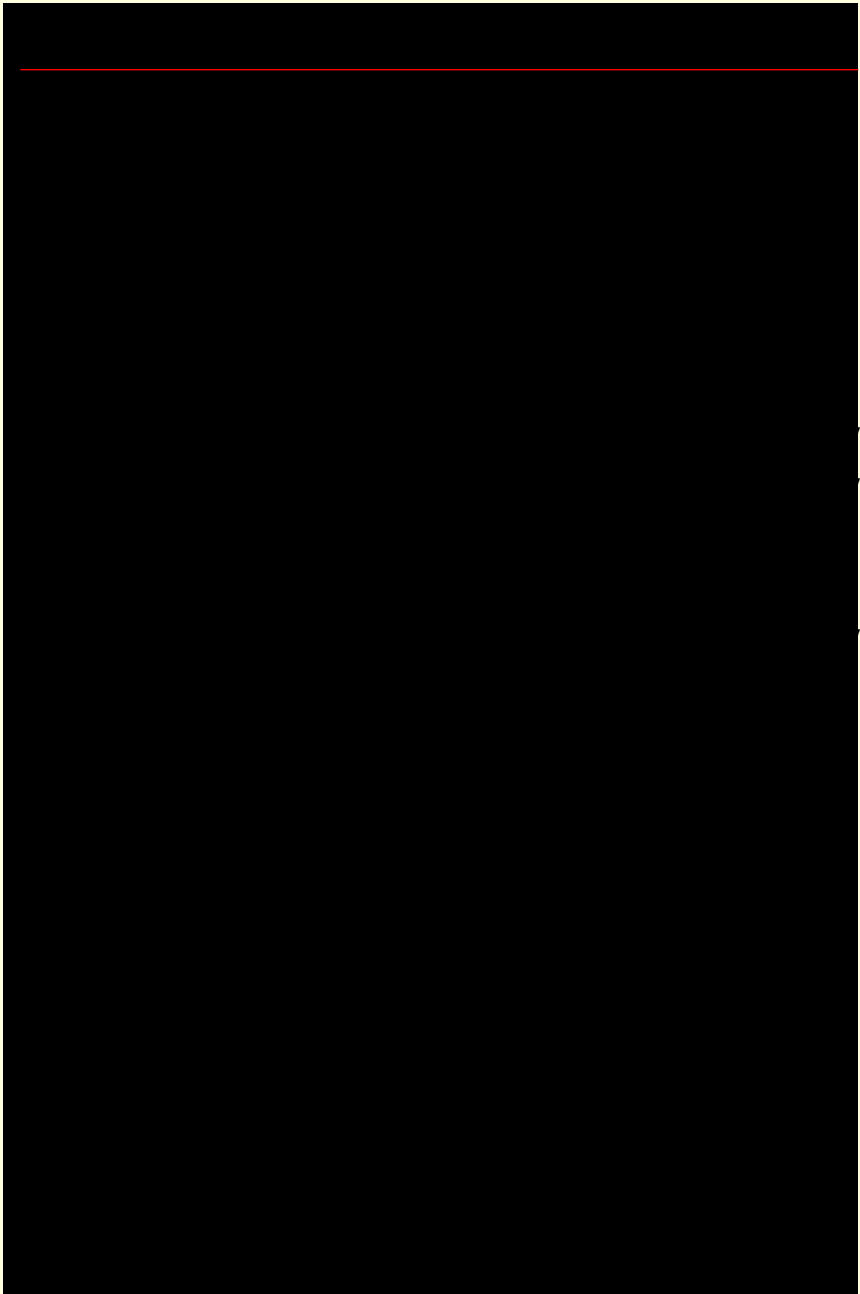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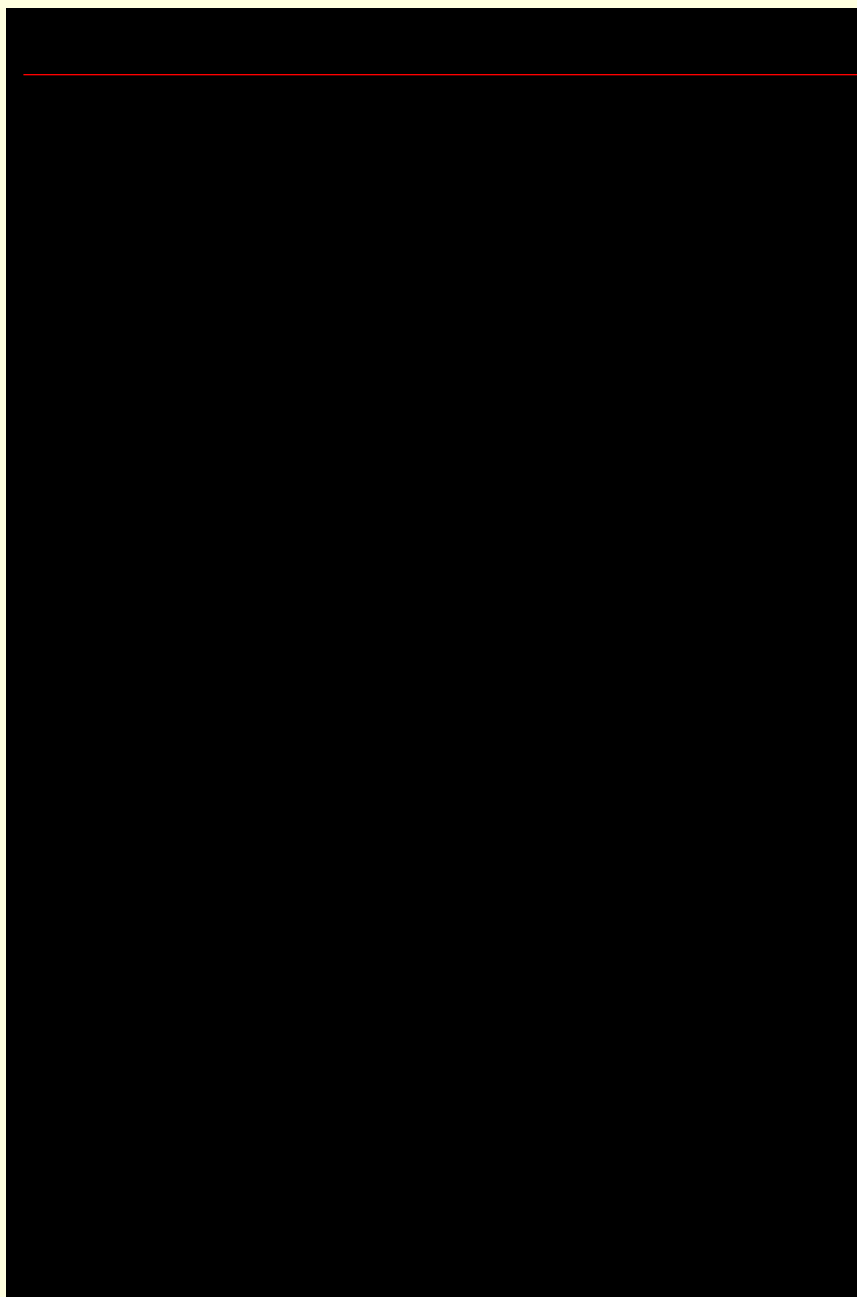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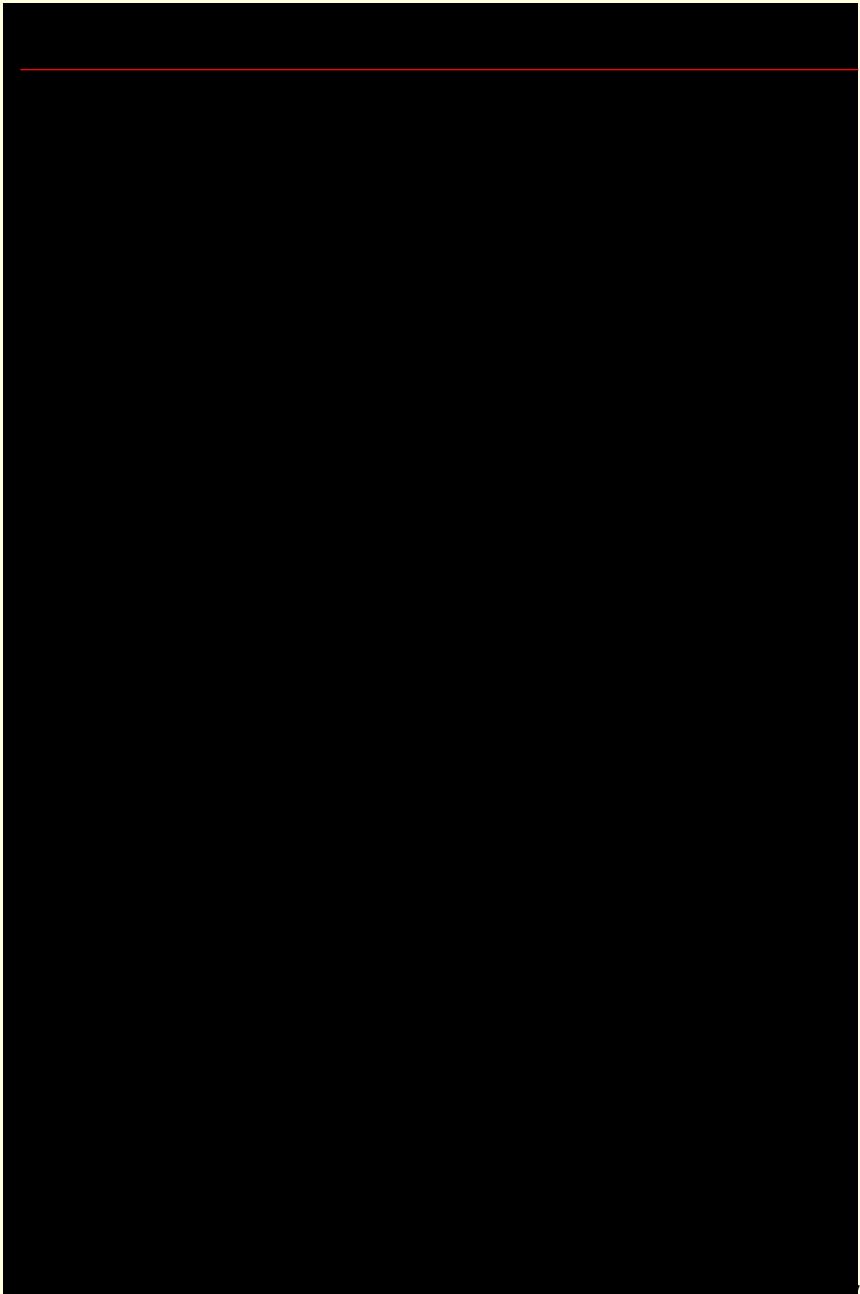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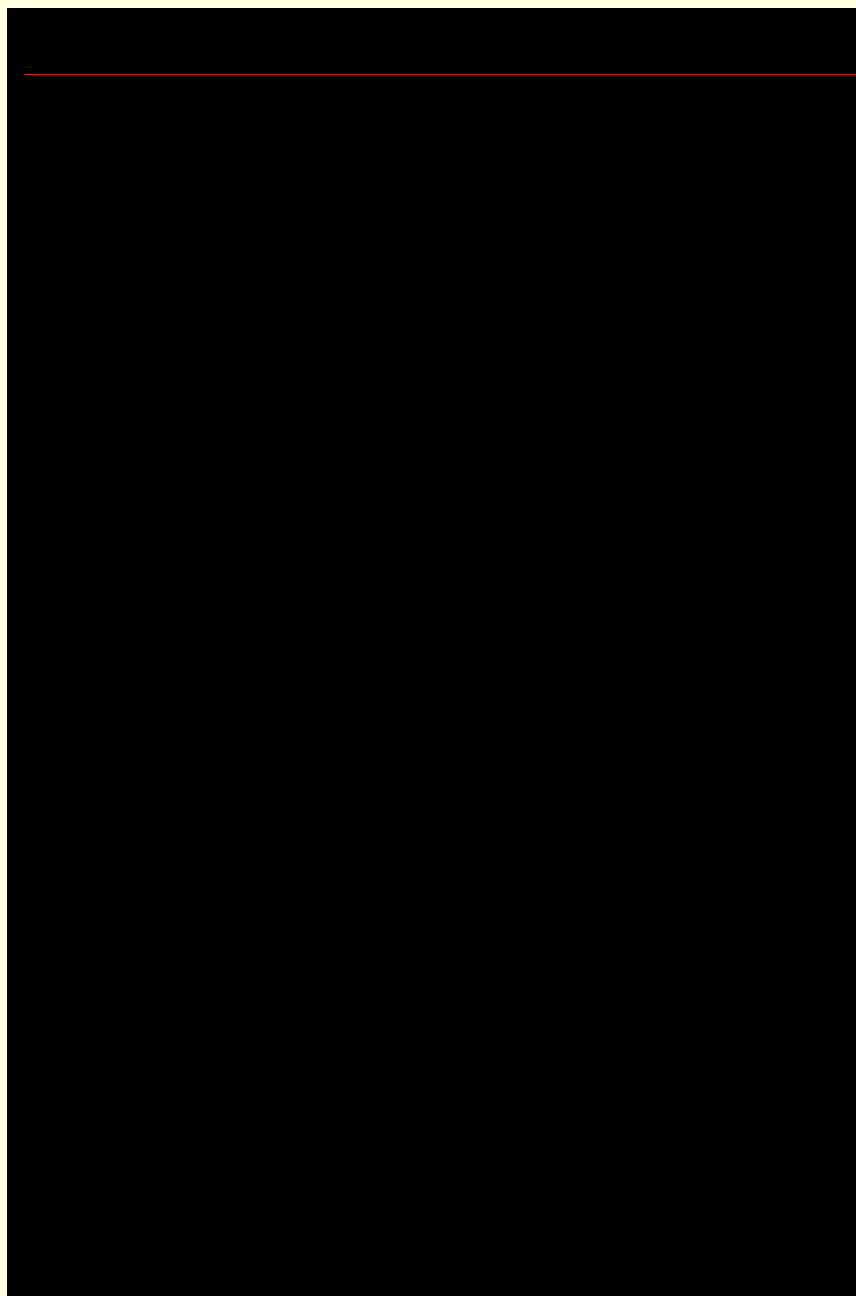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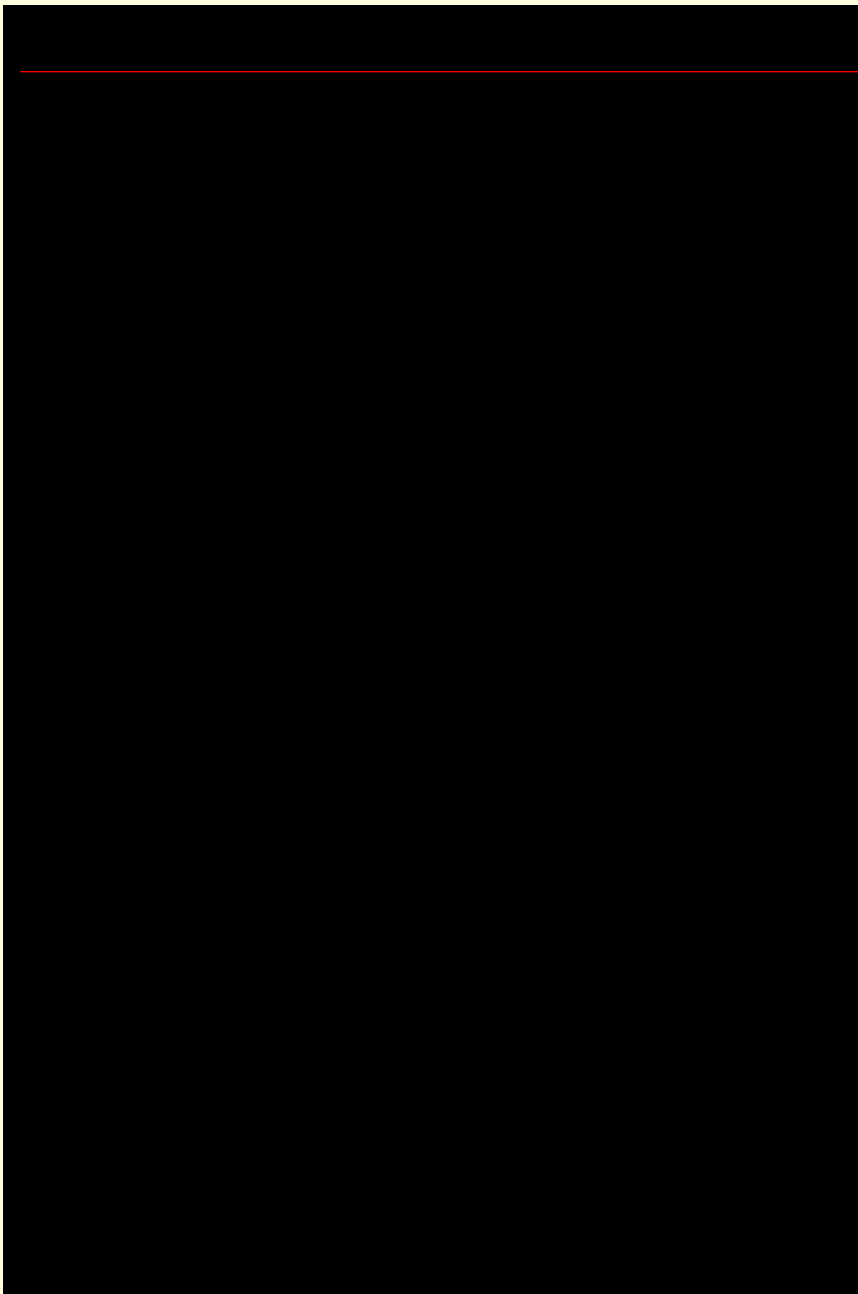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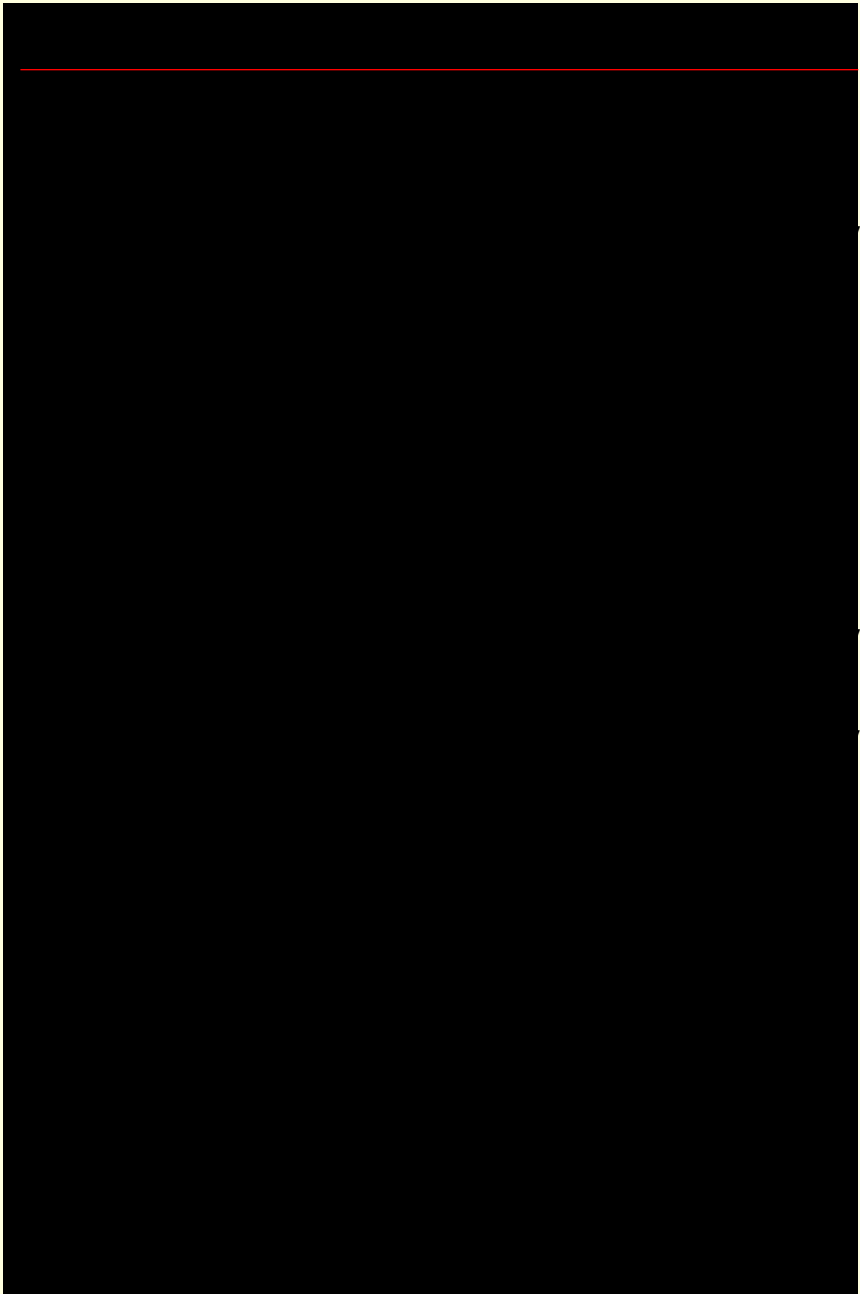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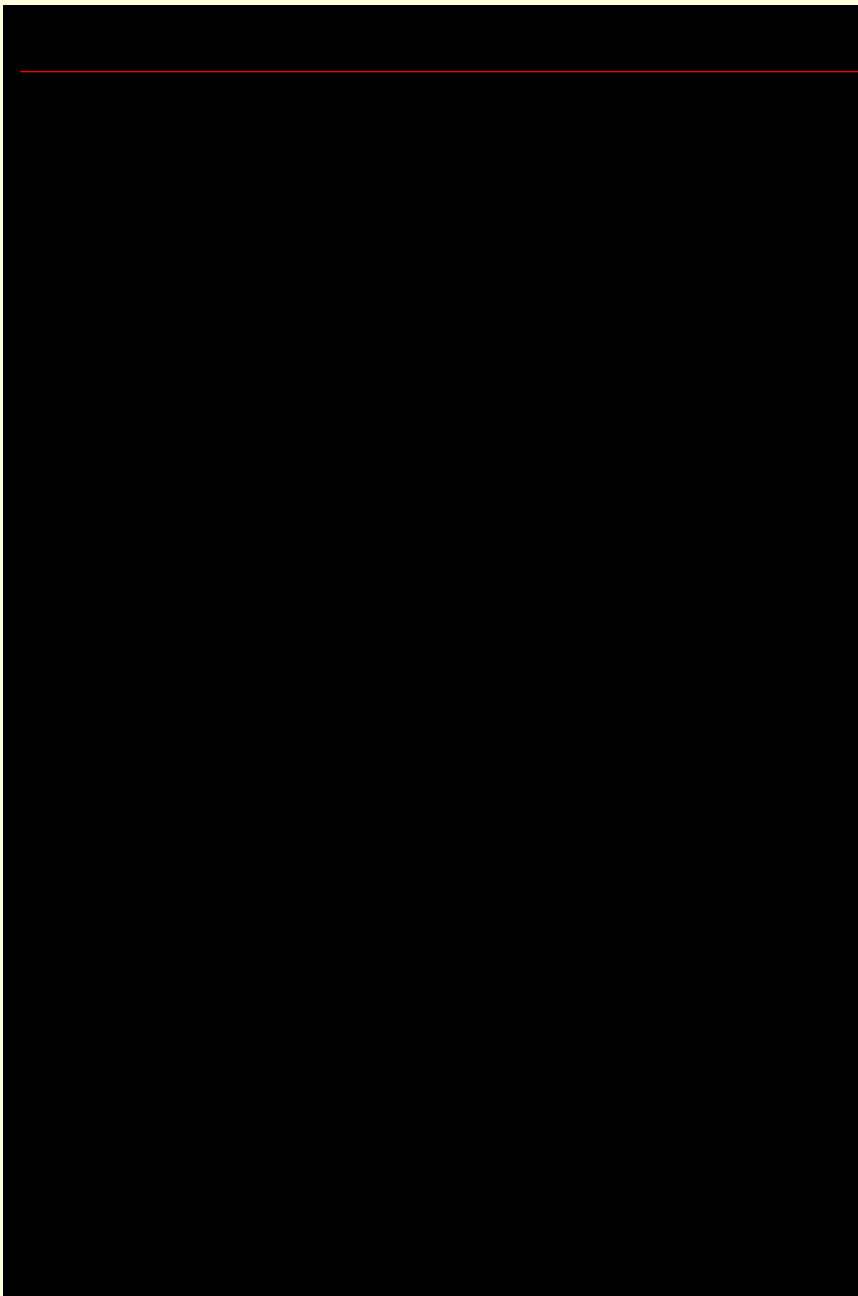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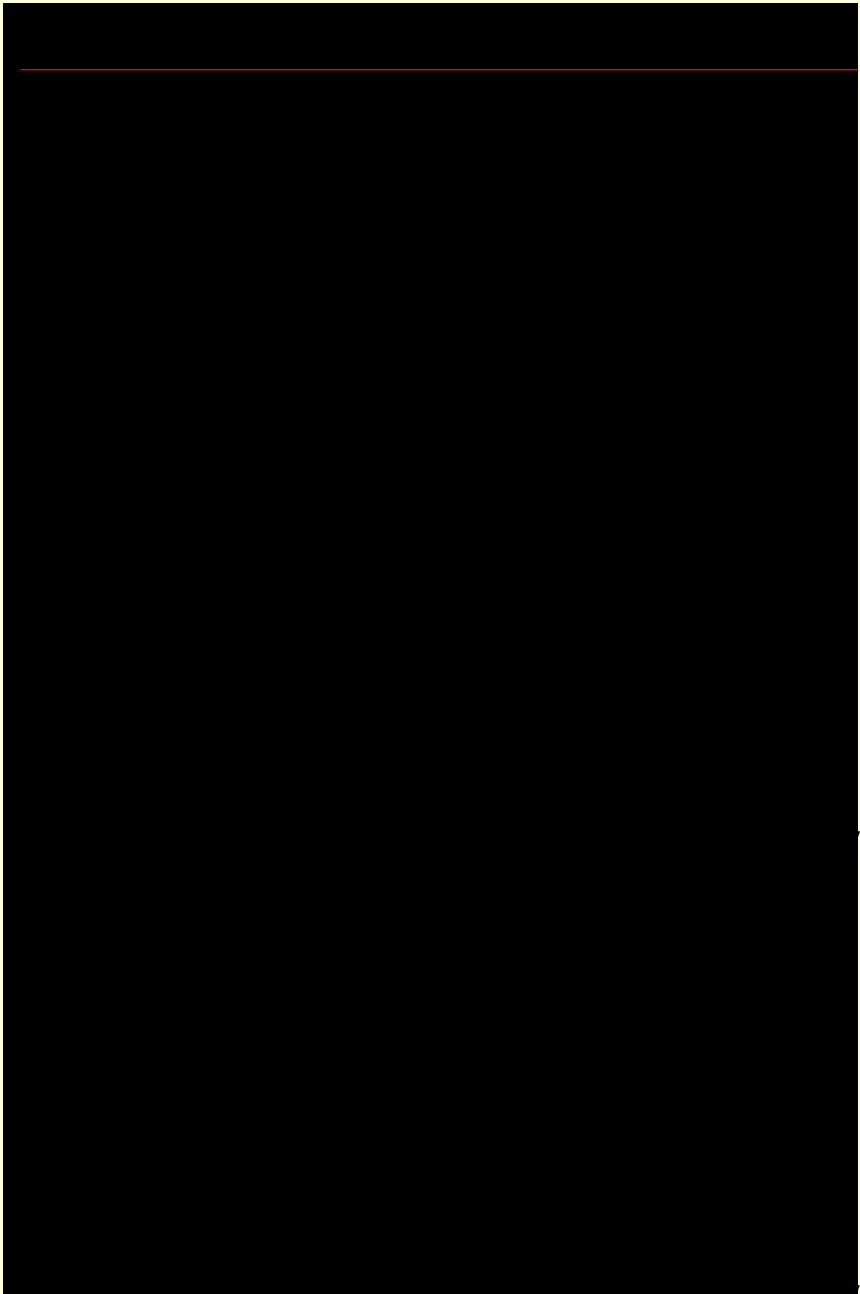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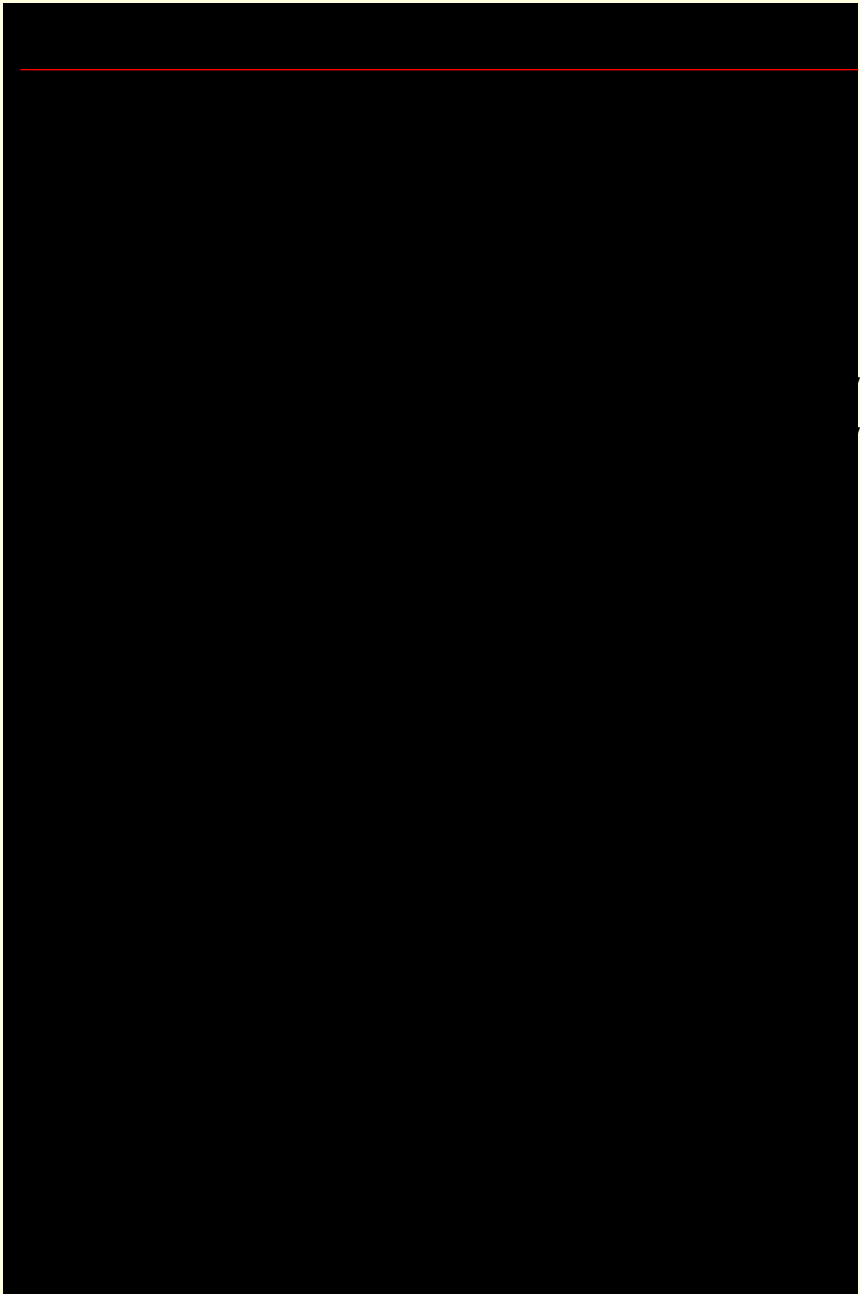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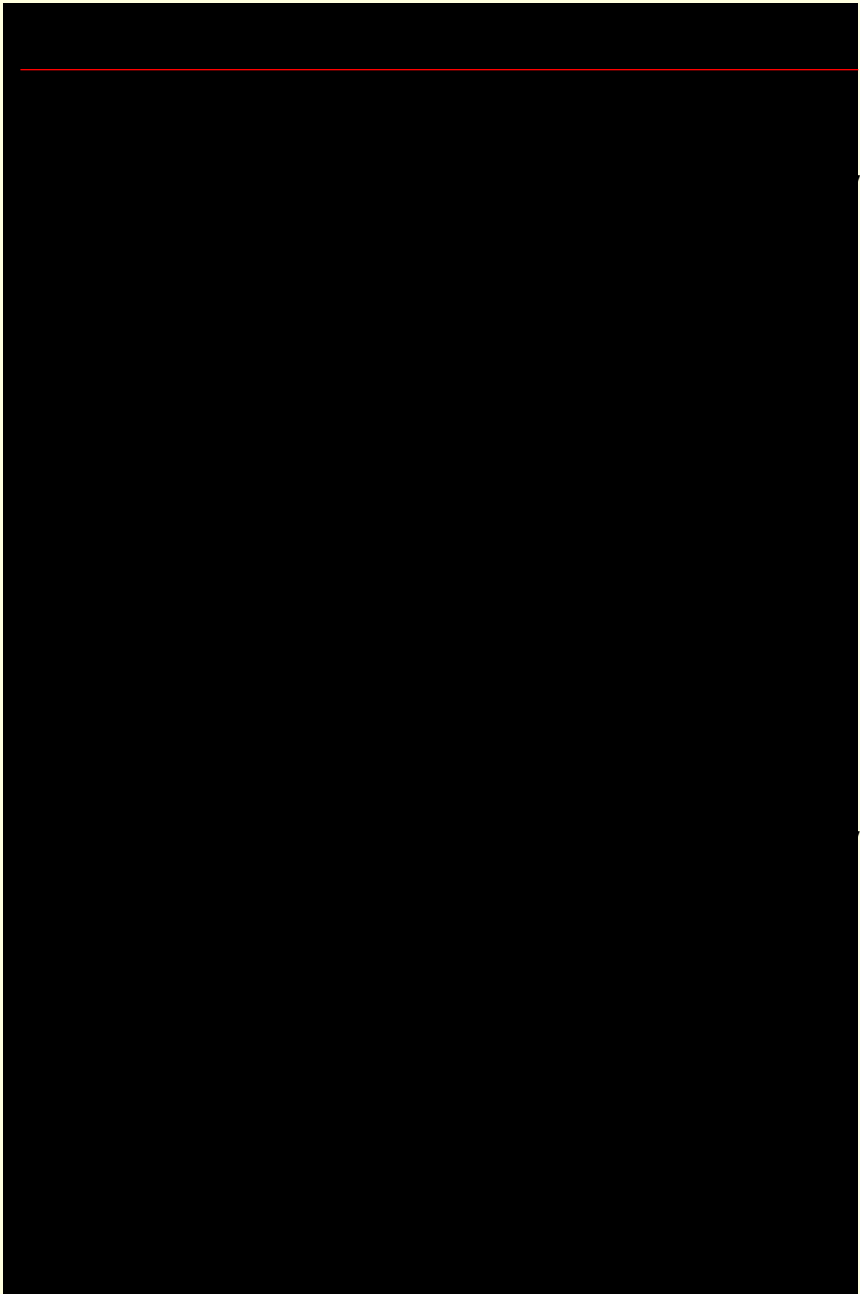
















贪欲的奴隶，
不要再捡地上的金银。
不知魔足的灵魂啊，
任何财宝，
也遮不住你赤裸的身……

宽如我，圣母至尊！
原谅我有罪的灵魂。
我搜求财宝，
只为我那孤独的儿子……

唉，你这鞑靼人的后代，
基督不肖的子孙！走你的路吧，摔倒了不要怨别人！
去森林里追击莫尔达瓦人，去草原里抓捕卡尔梅克人，
可不要惹俄罗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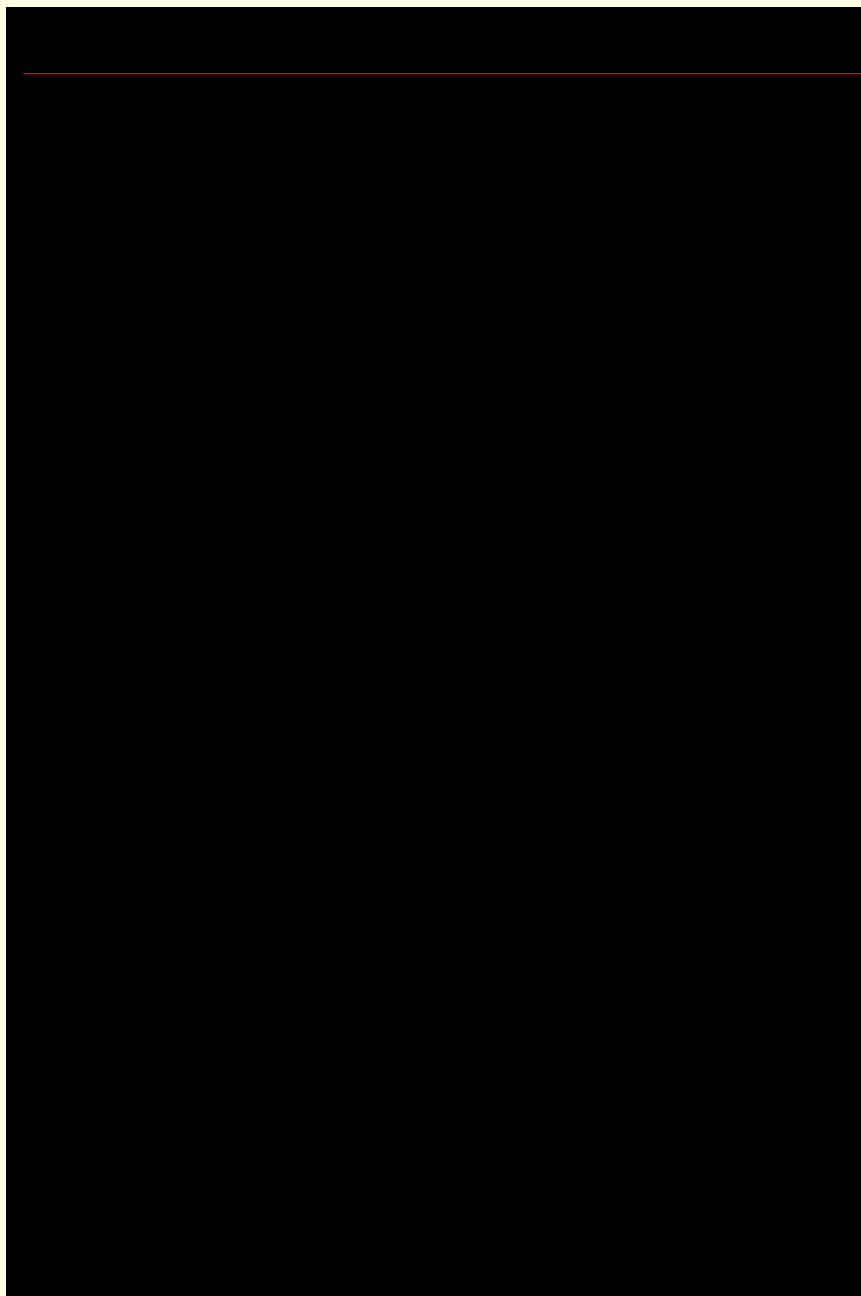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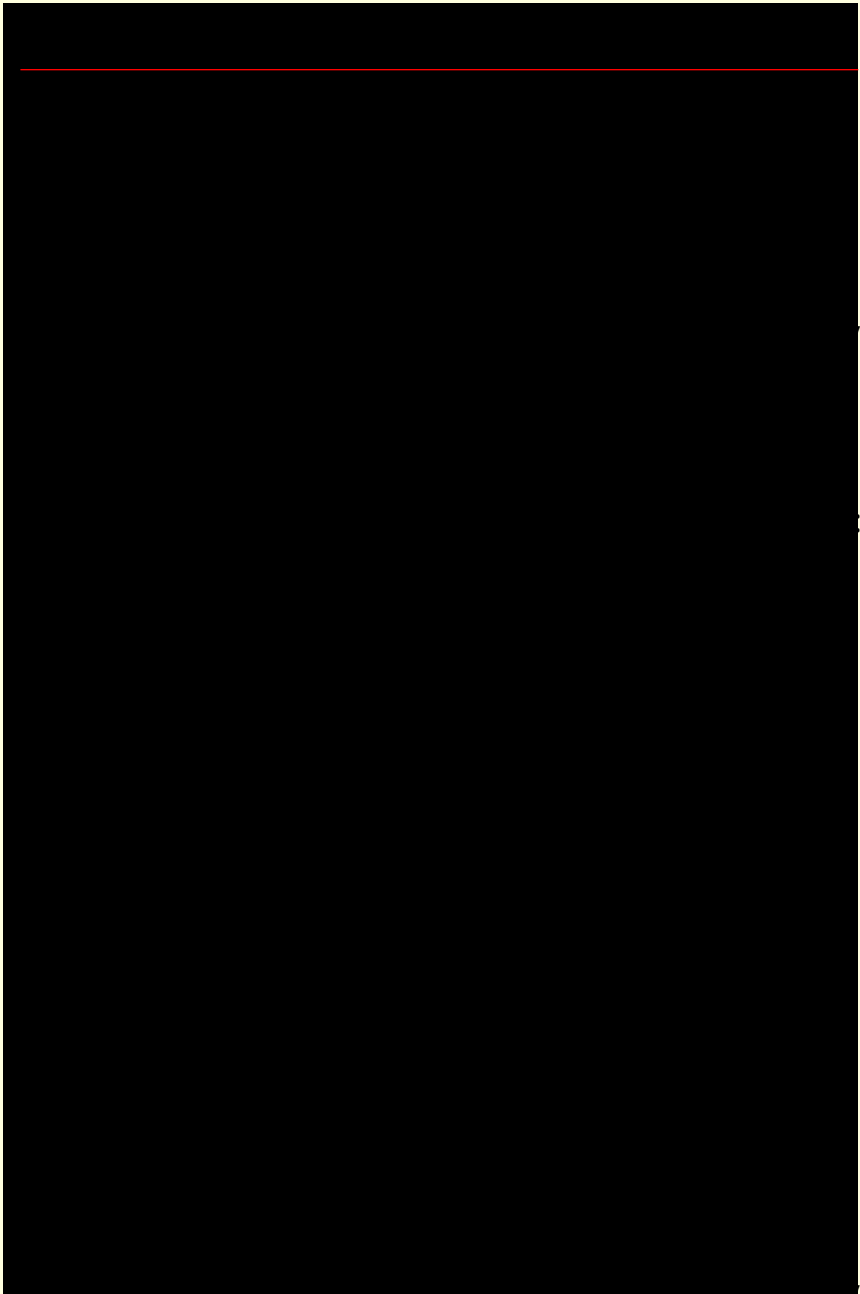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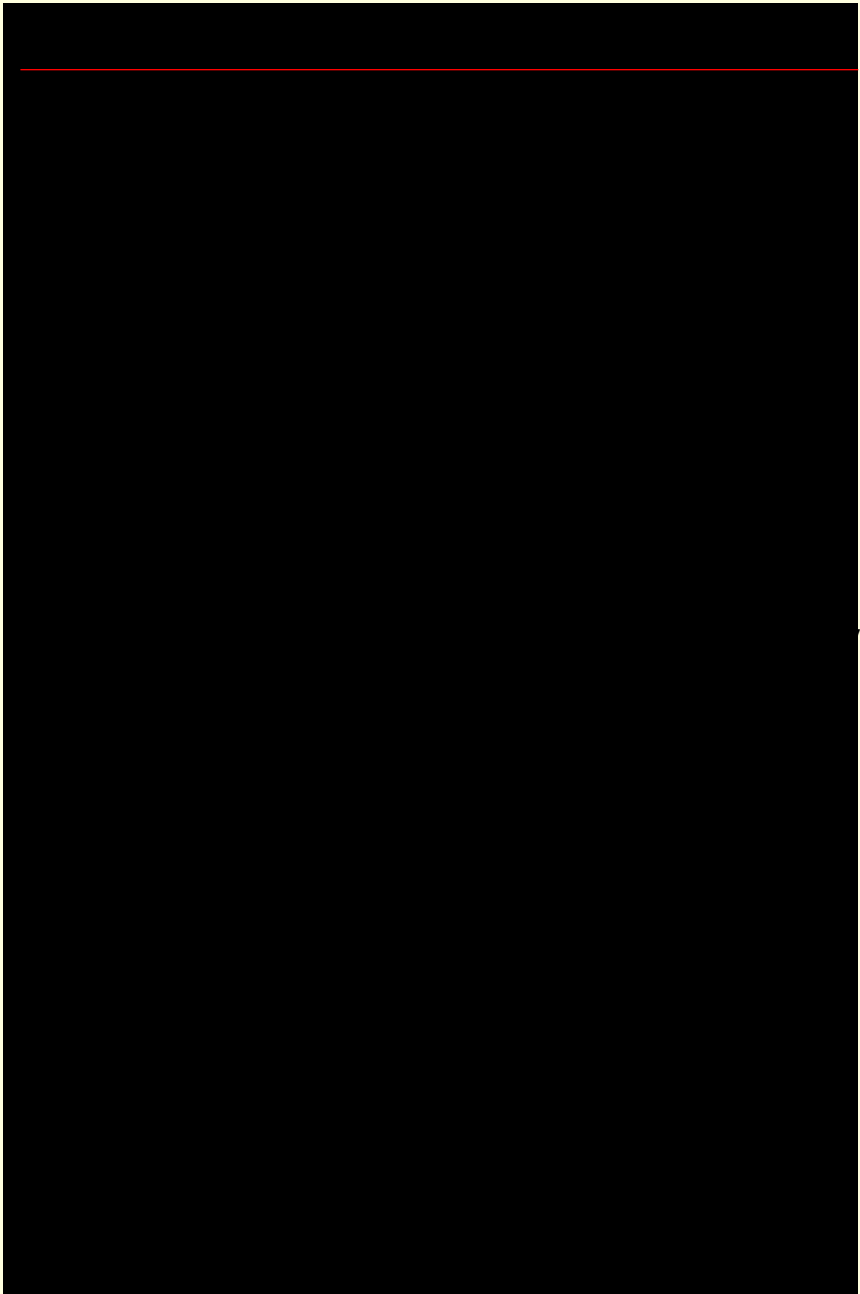




只有爱情是不够的，
还要想法找到它。
沿着正道走啊走，
自有收获在前头。









从前有一个凶恶的督军高尔康，
心狠手黑赛蛇蝎；
满脑子都是坏主意，
欺弱压残谬真理。
他最恨谁？
最恨隐士米朗那。
米朗那捍怀真理，
扶弱助残好心肠。
督军代来勇士伊凡；
“伊凡啊，去杀掉那个老家伙。”
“骄傲的隐士米朗那！”

“砍他的头，”

“割他的顺。”

“拿肉来喂狗我才解气！”

伊凡得令动了身，

一路上苦苦寻思很沉重：

“事不得已去杀人，”

“上帝定我命如此！”

快刀利刃身上藏，

伊凡来到老人前。

鞠躬行叩，忙问安：

“老人家身体好吗？”

“上帝可佑您安全？”

未卜先知的老人笑一笑，

轻启双唇开了言：

“算了吧，小伊凡，”

“笑里藏刀又何必！”

“上帝无所不知，”

“善恶均在他手里！”

“你来的目的我心里有底！”

伊凡一听脸通红，

违搞主人又怎敢，

只好抽鞘出刀握手里，

“米朗那，原想这刀不与你见面，”

“背事结果你。”

“现在祷告吧，”
“最后赂上帝行个礼。”
“为你为我为全人类，”
“我不得不杀掉你！”
米朗那跪地用双膝，
对着小橡树行了个礼。
小橡树摇头像在笑。
老人开口道：
“伊凡，伊凡，你别急！”
“为全人类祈祷可是大事情！”
“等不及你就杀了我，”
“完不成任务主人会怪你！”
伊凡听罢脸通红，
夸夸海口气如牛：
“说到做到没折扣，”
“祷告百年也要等。”
米朗那祷告到傍晚，
傍晚转而至黎明，
从春到夏，夏到秋，
年处处一年没有头儿。
小橡树长成大橡树，
橡树籽儿也长成了橡树林，
米朗那的祈祷还在进行。
直到今天他还在祈祷，

哭泣着诉说人间事，
请上帝给人们以帮助，
求圣母施人们以愉快的心情。
勇士伊凡立身旁，
宝刀成泥碾成尘。
盔甲衣衫都成了灰，
赤身裸体立在原野中。
夏天烈日晒，
冬天以风吹，
蚊虫吸血吸不尽，
有狼虫，咬不动，
他一动也不动！
他不能动，也不能说，
上帝给他的惩很可怕。
不该听从坏人的话，
忠于职守要分善恶。
助纣为虐没有好下场。
米朗那还在祈祷，
泪水流成江河海，
奔向上帝不回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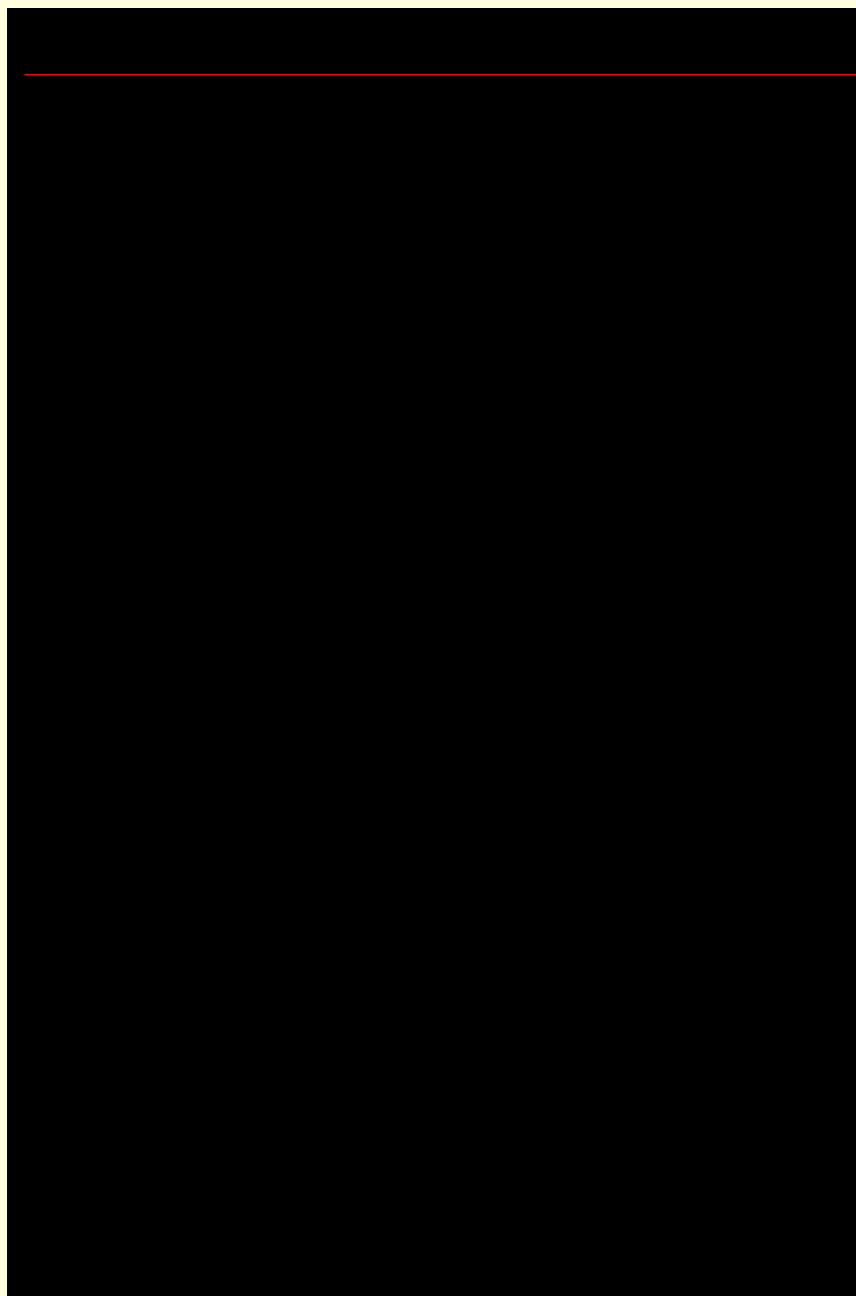


沙良的玫瑰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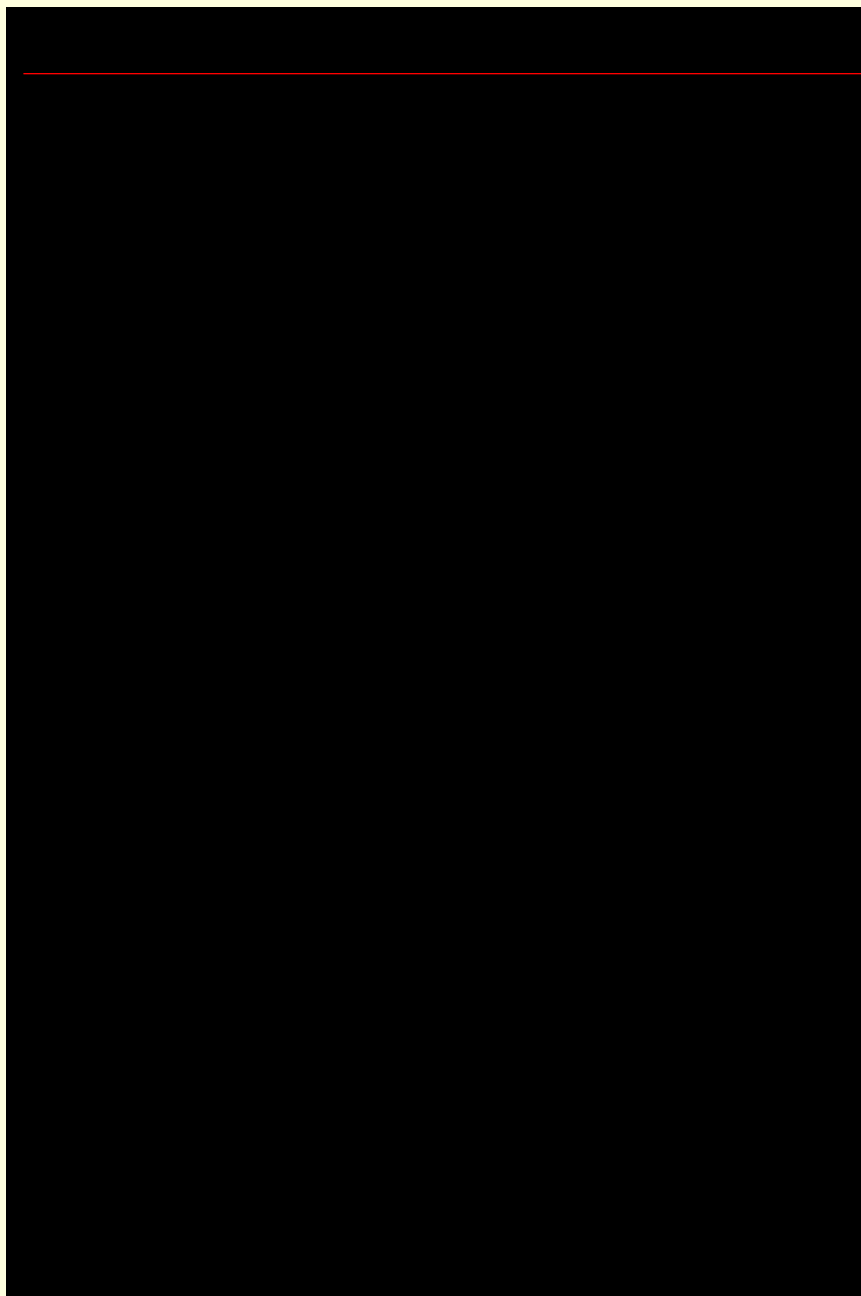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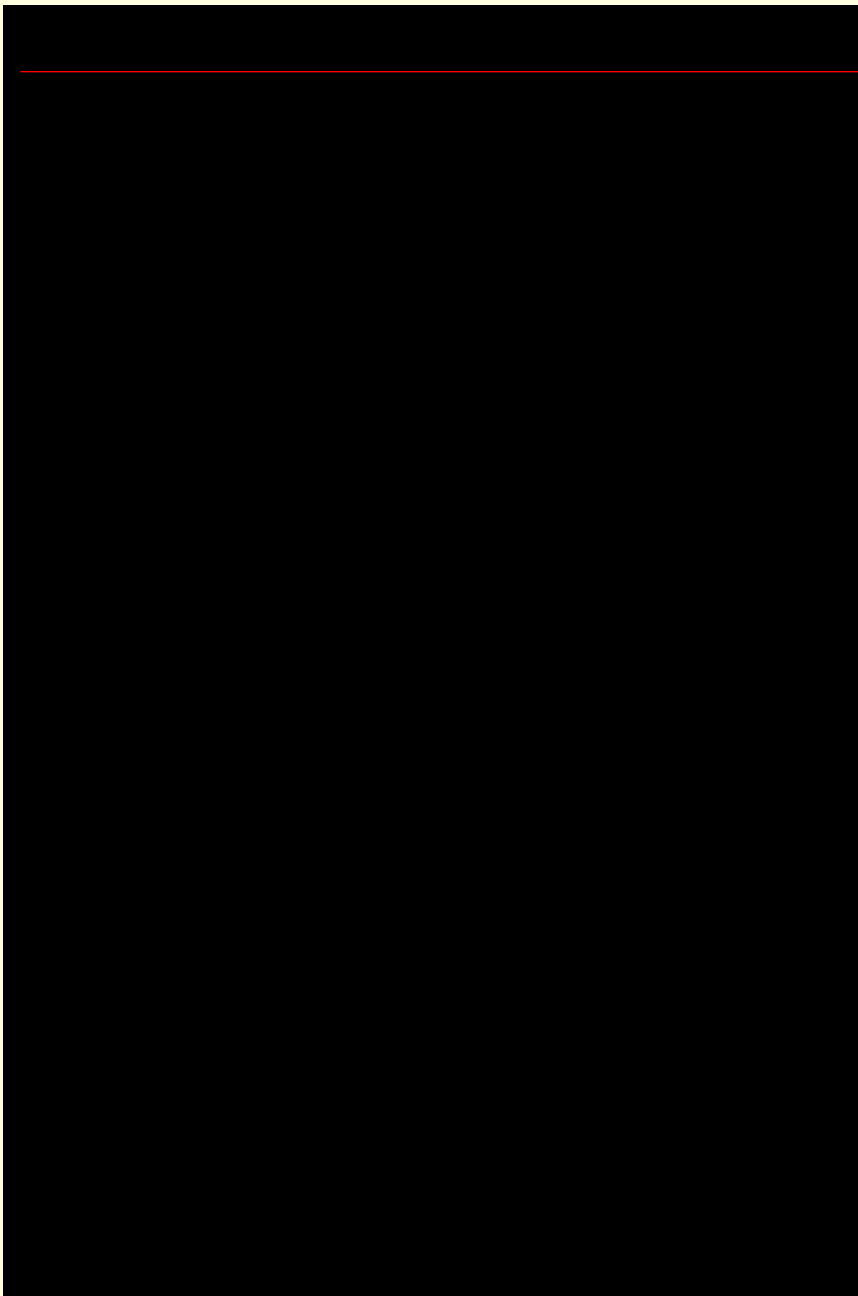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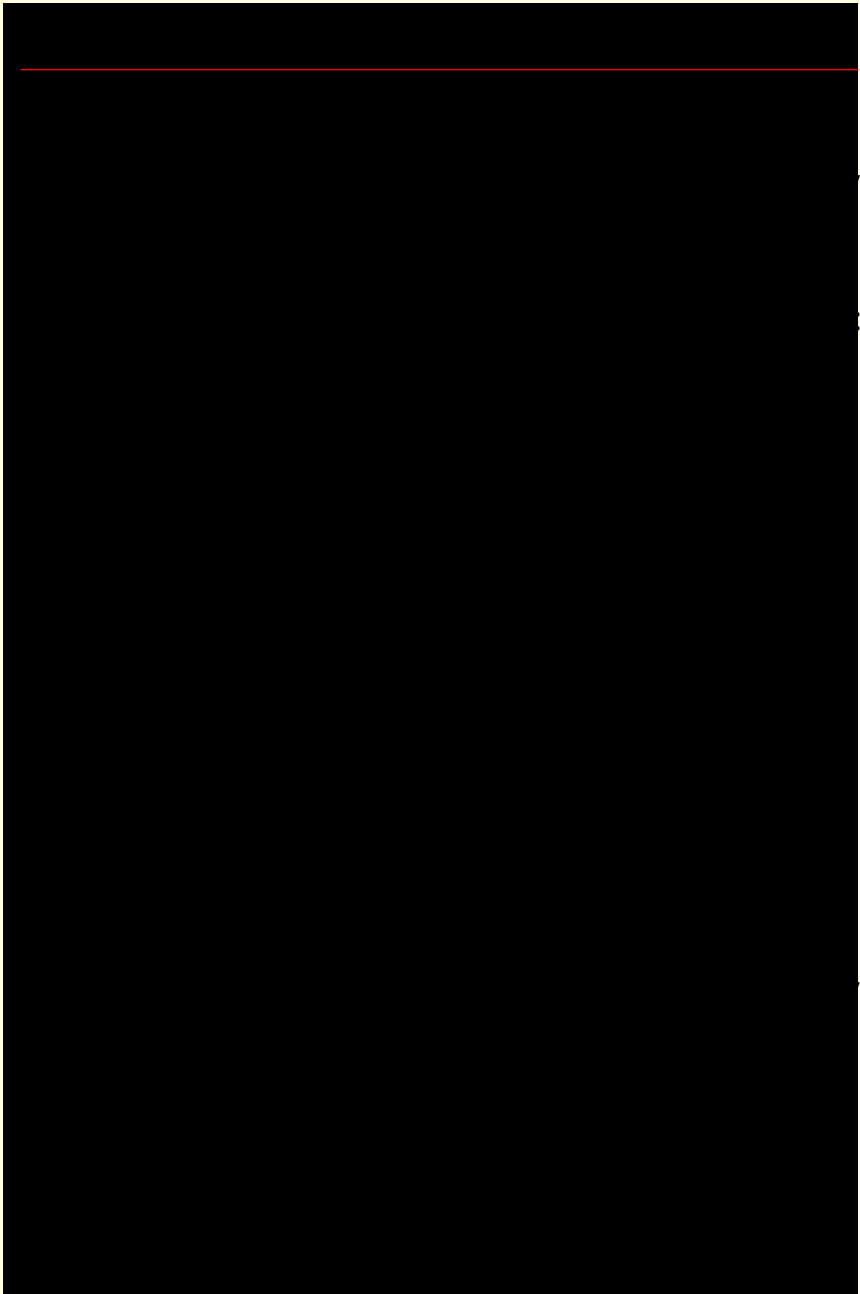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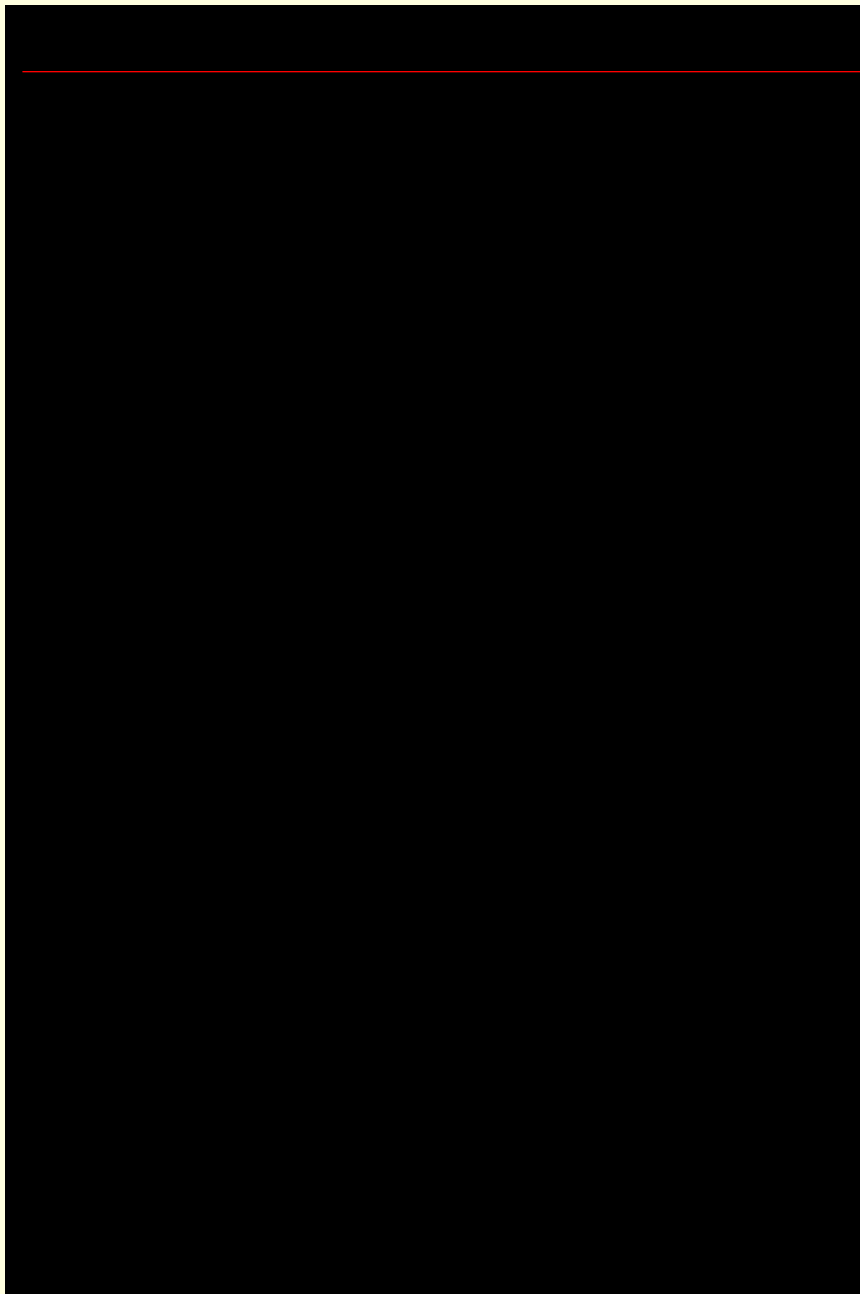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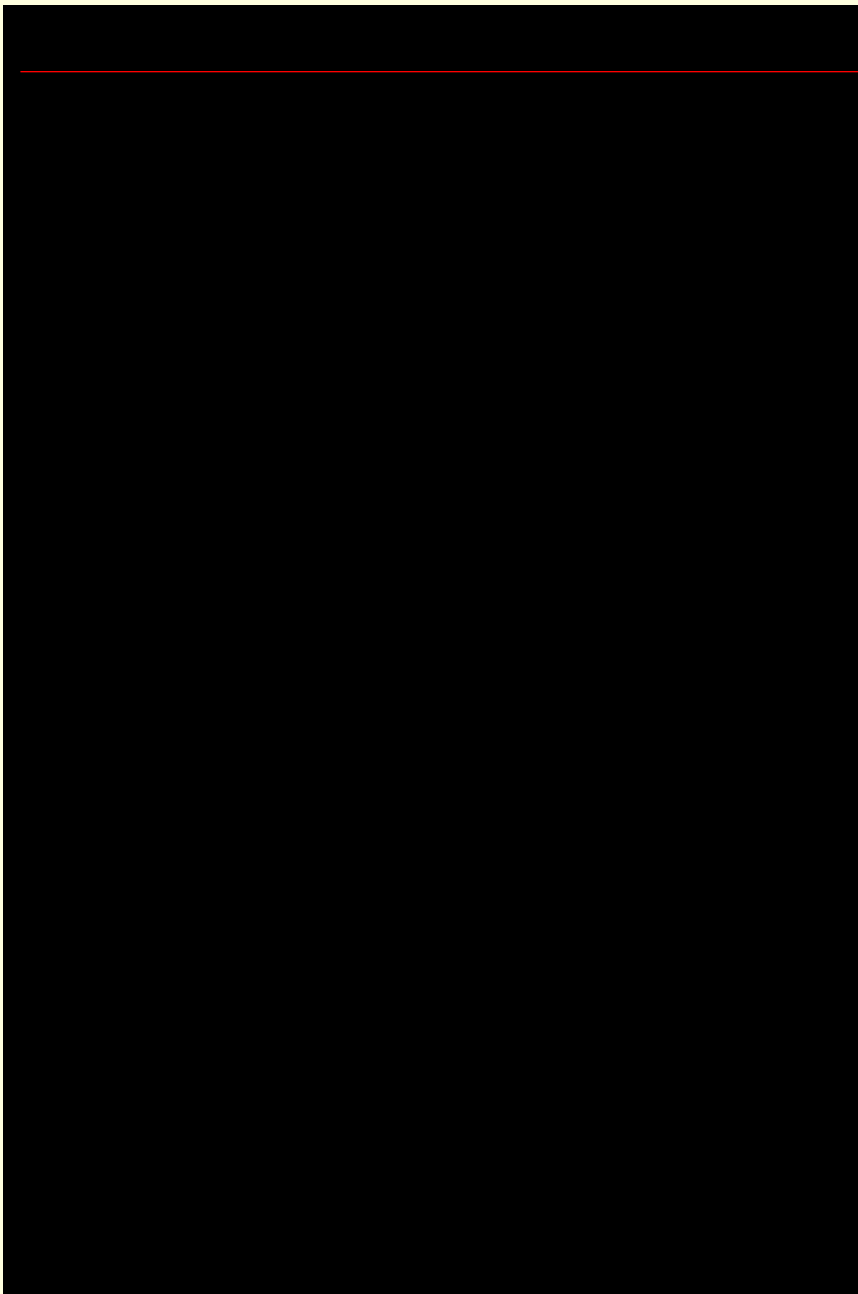




























宽广笔直的大道
你的宽产散是上帝所赋
斧头和铁锹怎奈你何
只有马蹄激越、灰尘起而又落

路、便宜、犄角、奶渣，
马蹄、水槽、僧侣……



不论早与晚
孤儿与乞丐
以基督的名义盼着赈济

翻着饭篮从窗前走过

我怎么也记不住，准给丢下。

母亲乞愤地把这事儿告诉了姥爷：

“他是故意的！”

“这小子记性可好呢，祈祷词记得比我牢！”

“你狠狠地抽他一顿，他就闹了！”

姥姥也说：

“童话能背下来，歌也能背下来，那诗和歌和童话不一样吗？”

我自己也觉着奇怪，一念诗就有很多不相干的词句跳出来，像是一群蟑螂，也排成行：

在我们的大门口，有很多儿和老头儿，
号叫着乞讨，
讨来彼德萝芙娜，
她换了钱去买牛，
她换了钱去买牛，
在山沟沟里喝烧酒

夜里，我和姥姥躺在吊床上，把我“编”成的诗一首首地念给她听，她偶尔哈哈大笑，但更多的时候是在责备我。

“你呀，你都会嘛！”

“千万不要嘲知乞丐，上帝保佑他们！耶稣当过乞丐，圣

人都当过乞丐……”

我嘀咕着：

乞丐我不爱，
姥爷我也不爱，
这有什么办法呢？
饶了我呢，主！
姥爷长我的岔儿，
抽了顿又一顿……











安德烈——爸爸，

安德烈——爸爸……

这很让我吃惊，也有点害怕。

雅可夫舅舅也带着吉他来了，还带着一个一只眼的秃顶钟表匠。

钟表匠穿着黑色的长袍子，态度安详，像个老和尚。

他总是坐在角落里，笑咪咪的，很古怪地歪着头，用一个指头支着他的双重下巴颏。

他很少说话，老是重复着这样的一句话：

“别劳驾了，啊，都一样，您……”

第一次见到他，让我突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件事。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搬过来。

一天，听见外面有人敲鼓，声音低沉。令人感到烦躁不安。

一辆又高又大的马车从街上走过来，周围都是士兵。

一个身材不高，戴着圆毡帽，戴着镣铐的人坐在上面，胸前挂着一块写着白字的黑牌子。

那个人低着头，好像在念黑板上的字。

我正想到这儿，突然听到母亲在向钟表匠介绍我：

“这是我的儿子。”

我吃惊地向后退，想躲开他，把两只手藏了起来。

“别劳驾了！”

他嘴向右可怕地歪过去，抓住我的腰带把我拉了过去，轻轻地拎着我转了一个圈儿，然后放下：

“好，这孩子挺结实……”

我爬到角落里的皮圈椅上，这个椅子特别大，姥爷常说它是格鲁吉亚王公的宝座。

我爬上去，看大人们怎么无聊地欢闹，那个钟表菜的面孔怎么古怪而且可疑地变化着。

他脸上的鼻子、耳朵、嘴巴，好像能随意变换位置似的，包括他的舌头，偶尔也伸出来画个圈儿，舔舔他的厚嘴唇，显得特别灵活。

我感到十分震惊。

他们喝着掺上甜酒的茶，喝姥姥酿的各种颜色的果子酒、喝酸牛奶，吃带罂粟籽儿的奶油蜜糖饼……

大家吃饱喝足以后，脸色胀红，挺着肚子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请雅可夫舅舅来个曲子。

他低下头，开始边谈边唱，歌词很令人不快：

哎，痛痛快走一段儿，

弄得满城风雨——

快把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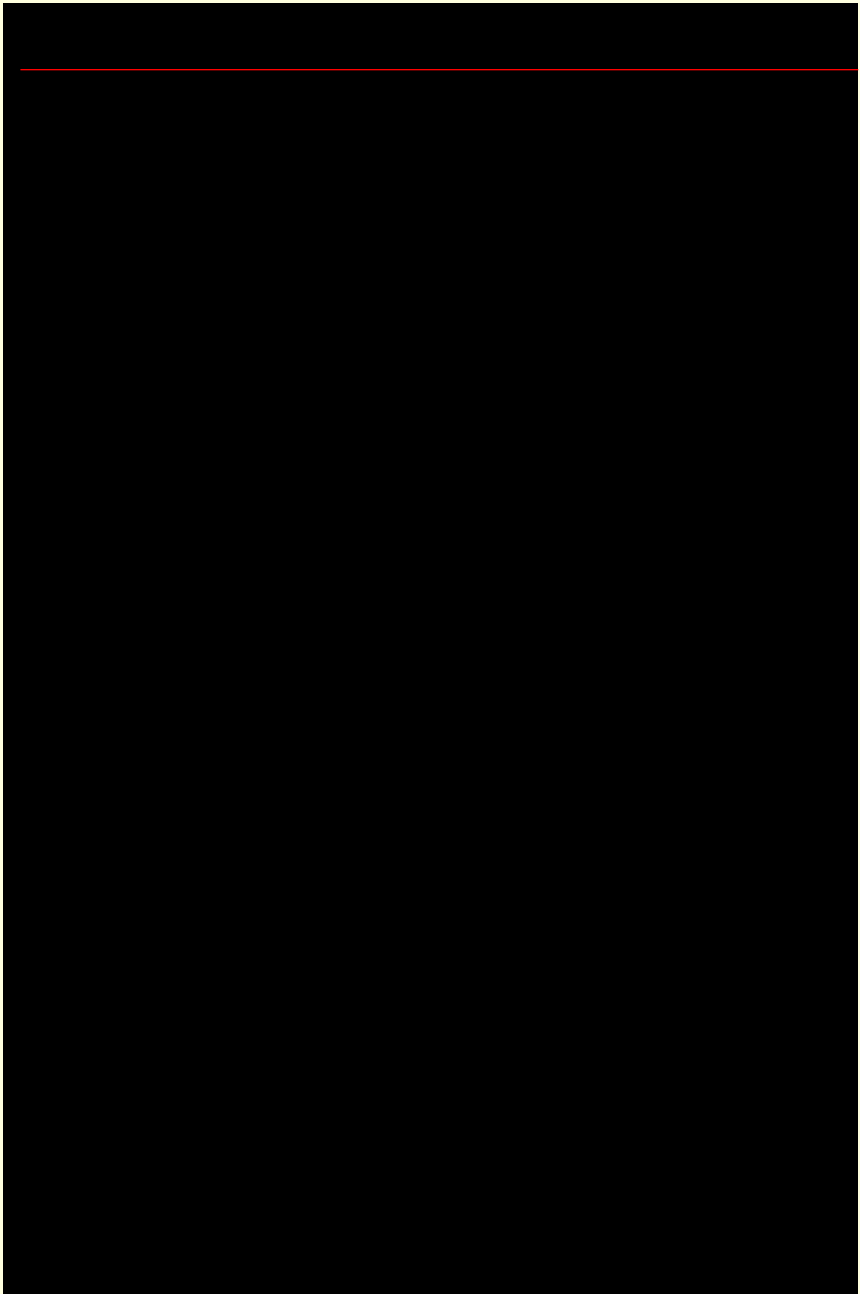
告诉喀山的小姐……

安德烈——爸爸，
安德烈——爸爸……









献给尊敬的华西里·卡什林
衷心地感谢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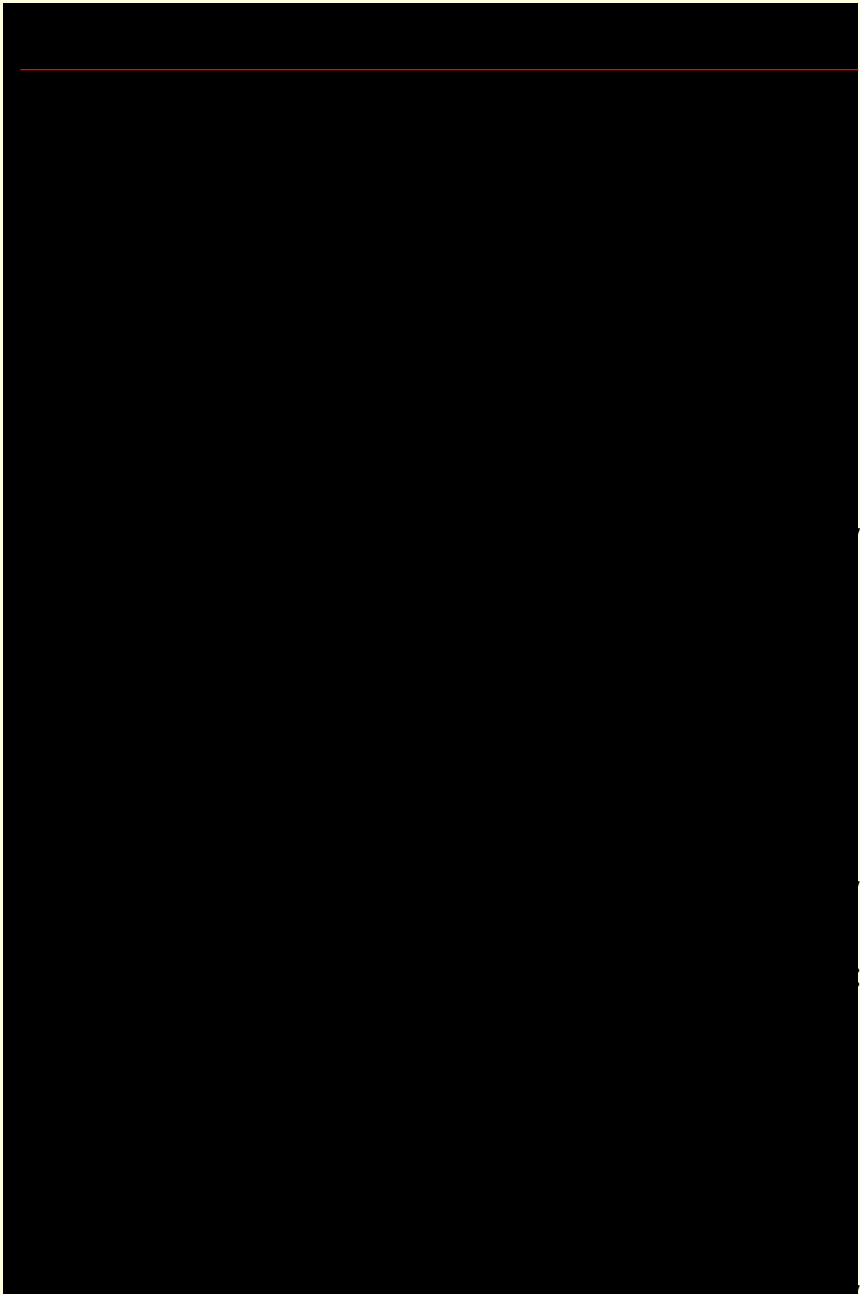
妻子要杀夫，
灌酒又灌药。
昏睡的丈夫，
被扔进了橡木船，
好像进了棺材。
妻子拿起桨，
划到湖中央。
漆黑的深渊里，
她要干伤天害理的勾当。
用力一按船帮，
小船翻身底向了上。
丈夫沉入水底，
她匆忙游回岸上。
疲惫地躺在地上，
她哀号，她哭泣，
假装无以复加的悲伤。
善良的人们相信了她，
和她一起悲伤：
“噢，可怜的寡妇！
不幸降临在你的头上；

命运是上帝的安排，
死亡也是命定的，不可更改。”
只有继子约努什柯，
不相信后眼泪。
他把手放在她心口上，
说起话来不慌不忙：
“啊，我的灾难之星，我的后娘，
卑鄙的黑夜之鸟，
眼泪骗不了知情的我：
你的心因快乐而狂跳！
问上帝，
问神灵，
哪位拿出钢刀，
抛向圣洁的天空，
真理属于我，就杀死你，
真理属于你，钢刀就落在我身上！”
后母怒目相向，
喷出恶毒的光，
挺起身来，她申斥约那声朗朗：
“你这个畜生，
你这个不足月的孽障，
怎么会有这种奇想？”
大家听着看着，
感觉出必有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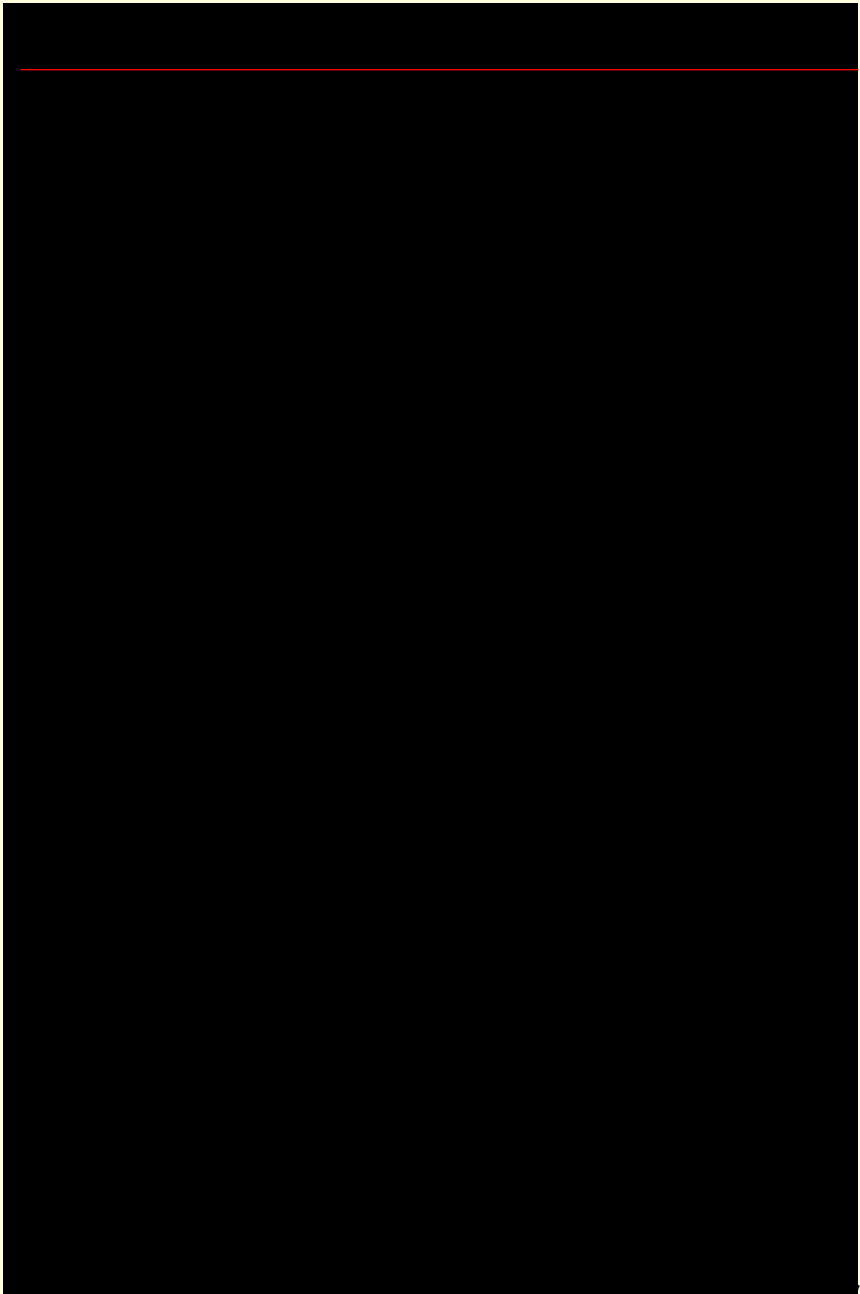
人人暗自思想，
交头接耳一个劲儿商量。
最后，一个老渔夫跨出人群，
鞠个躬，
宣布大家的决定：
“请把钢刀，
放在我的右手上，
我抛刀上天，
它会落在某个人身上！”
他握刀在手，
抛向天空！
左等右等，
刀未下落。
大家一声不响，
脱帽在空遥望。
早霞红艳艳，
还是不见刀光！
后母冷冷地笑，
九影恰在此时直落尘埃，
穿透了她的肝脏！
善良的人们一齐下跪，
祷告灵验上帝：
“伟大的主啊，感谢你主持公道！”
老渔夫拉起约努什柯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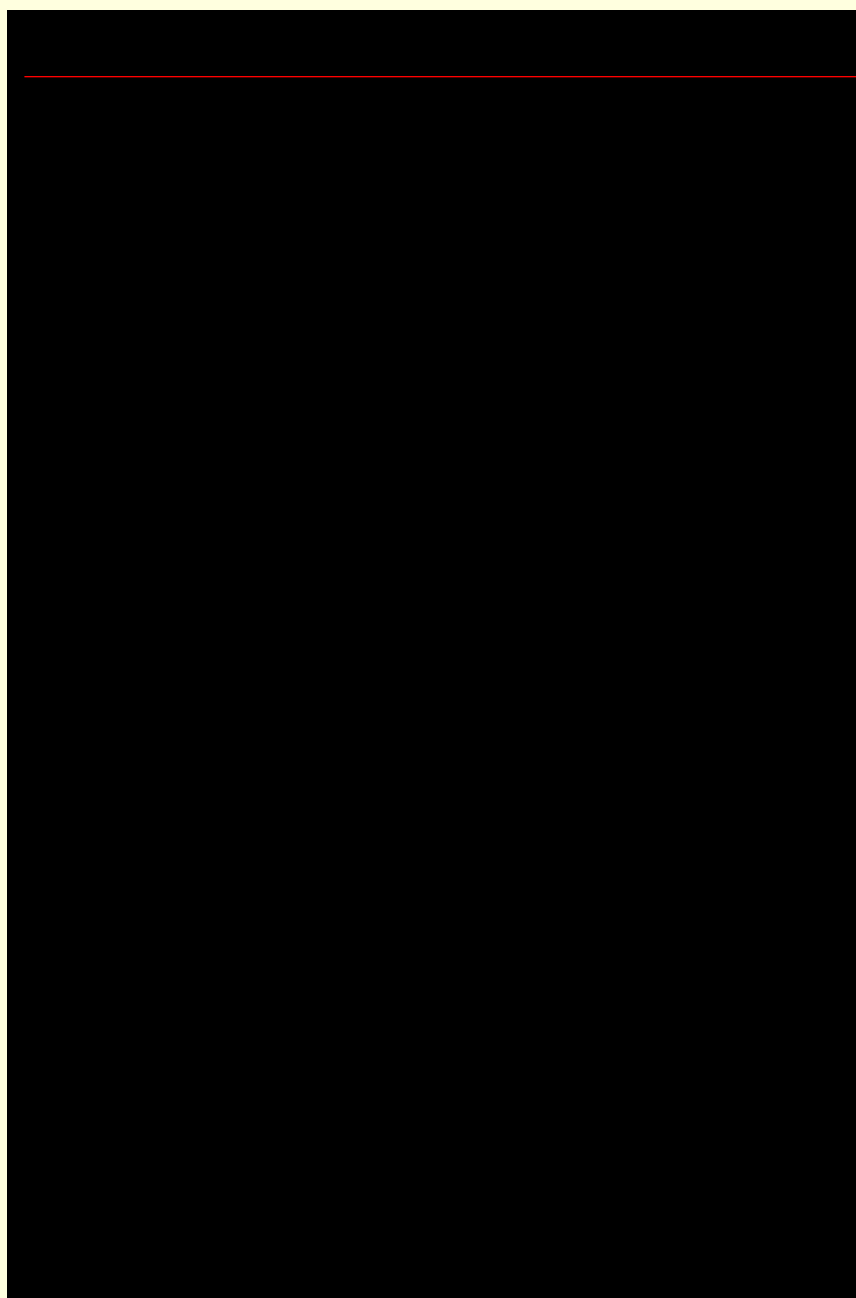
领他去了远方
远方的修道院在凯尔仁查河畔，
紧挨着看不见的基杰查城.....















有个书记官叫叶甫斯齐格涅，
自认聪明天下数第一，
神甫和贵族不行，
连最老的狗也比不上他！
走起路来高昂头，
傲视天下！
教训左邻右舍，
挖苦每一个他看见的人。
看看教堂，太矮！
瞧瞧街道，大窄！
苹果不红！
太阳不高！
你向他请示，
他总是说：这玩意儿我早就会，
只不过没工夫搭理你罢了。
一群小鬼来找他：
书记官书记官，
跟我们去地狱吧，
那儿住着可舒服啦！
聪明的书记官还没来得及戴帽子，
小鬼就拎起了他，
一边走一边胳肢他，
把他推到了地狱的火头上！
怎么样，火旺不旺？

他双手叉腰，四下张望，
撇撇嘴：
你们地狱里煤气的味太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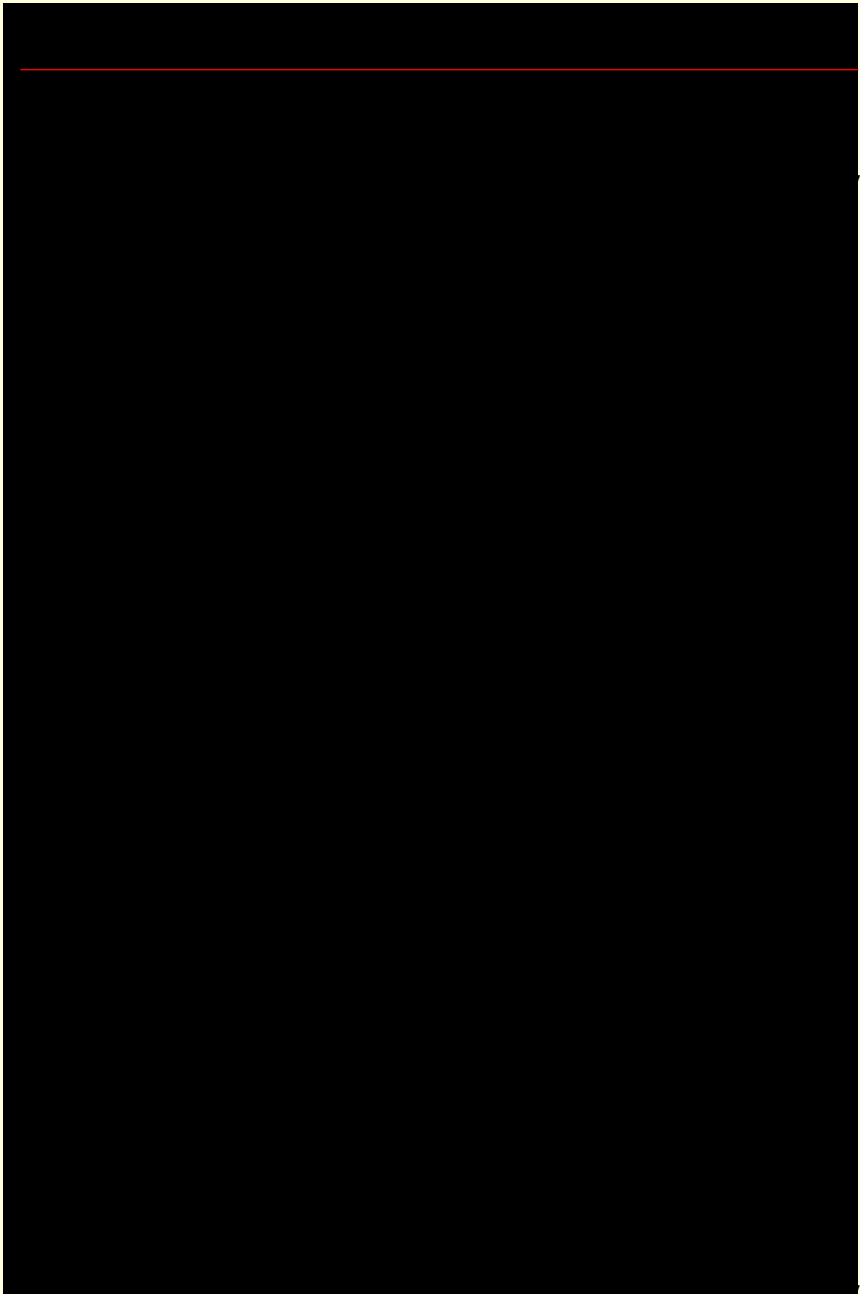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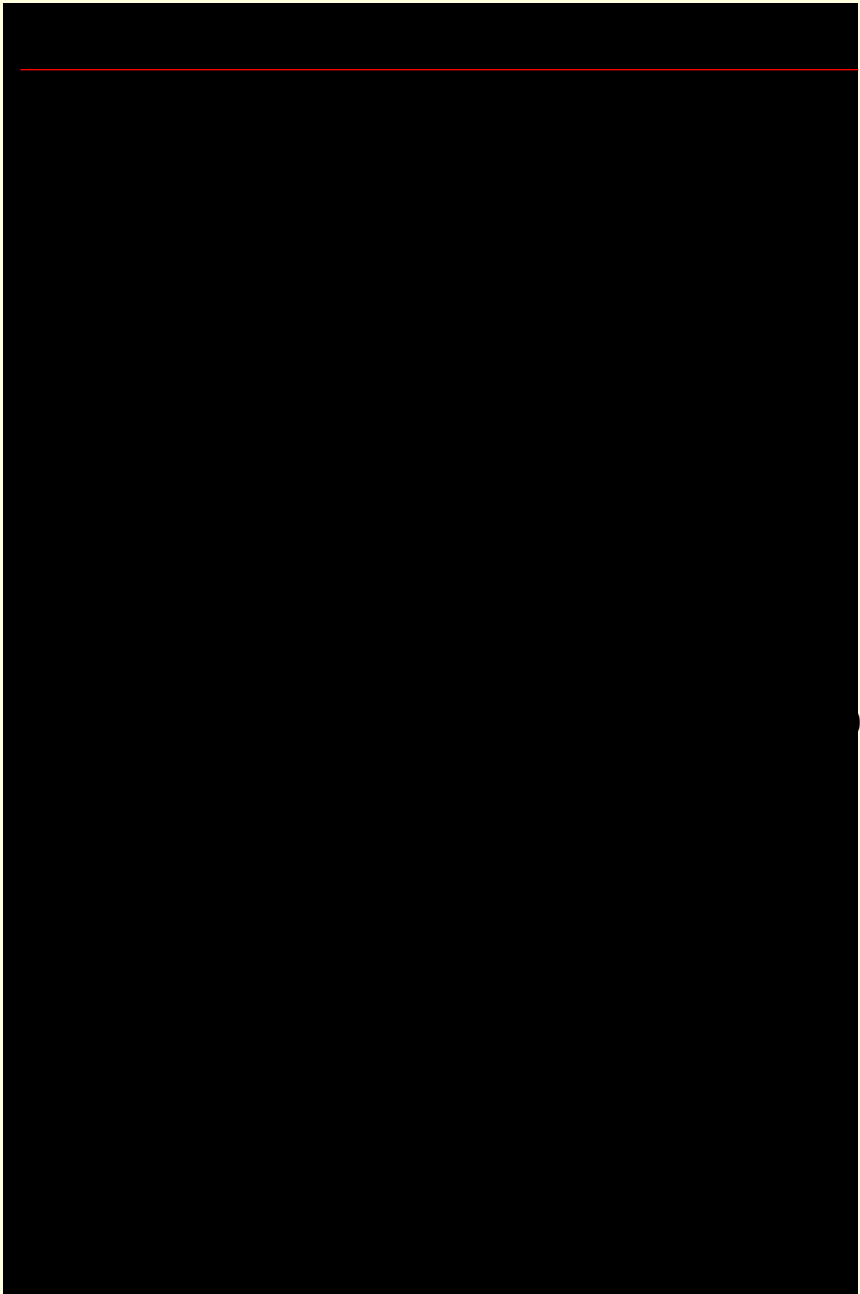






























卡马河上一座城。
到底在哪儿不清楚！
用脚走不到，
用手够不着！

收养小伙沿街走，
手拿皮鞭吼一吼；
挨家挨户用皮鞭，
甩出孩子们满街溜。
哟哟嗨，你看那晚霞似火红，
收养小伙儿笛声悠，
小村入梦甜悠悠。

